

正覺

電子報

39

2007/01/10

『心』猶靈空界，亦如變化法，一切所依性，是相則非相；行於「涅槃性」，猶若靈空相。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

The “mind” is as an empty realm and also as a variable dharma, from which everything arises. Any appearance is not its appearance. It functions with the essence of nirvana and appears as the empty space.


The Flower Garland Sutra, Vol. 5

離念靈知心正是識陰所攝的識，意識覺知心雖離語言文字，仍能以其心所法來了別苦樂及是非，都不出於識陰六識之外。這當然不可能是常住不滅而離苦樂的真實心、實相心，不可能存在於離六塵的涅槃境界中；也因為識陰所攝的六識心，不論是有念或離念，都是意、法為緣而從如來藏中出生的緣故。

《阿含正義》第二輯


The thoughtless and pristine perceiving mind is just the consciousness included in the consciousness *skandha*. Although this mind is away from the language and words, it still senses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as well as truth and falsity based on its mental functionality, included in the Six Consciousness *Skandhs*. The perceiving mind certainly can not be the true mind which is everlasting and inextinguishable and is away from the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nor can it stay in the nirvana state devoid of six sense-objects because the six consciousness minds included in the consciousness *skandh*, regardless of being either thoughtful or thoughtless, stem from the thus-come-store in the matching condition of mind root and mental object.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 2



正覺電子報第39期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十四) ----- 平實導師 1
 - ◆ 《明心與眼見佛性》序 ----- 正光居士 20
——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文中謬說
 - ◆ 《我的菩提路》(二十三) ----- 施瑞雯 23
 - ◆ 《學佛的覺醒》(四) ----- 正枝居士 33
 - ◆ 引導學人快速開悟是破壞佛的正法 ----- 蔡正元 48
——開悟須具備之因緣條件
 - ◆ 追求解脫的嘗試與困境 ----- 向在田 60
——從電影《臥虎藏龍》談覺知心相應的行苦
 - ◆ 「布施」相略探(二之二) ----- 正誠 77
 - ◆ 持戒——貧人持戒免難得福 ----- 佛典故事選輯 89
 - ◆ 般若信箱 ----- 92
- 




(連載十四)

第十二章 有奶便是娘、知恩與感恩

數百年來，宗門寂寥、人師與徒資，俱皆難得一時之選；是故師、資二者之缺，決非今時方始如此；是故大慧宗杲乘願中興宗門，若遇法將滅時，即出人間奮力指路；然而識者少而昧者多，古今同調，由是緣故，大慧有言曰：

古來尊宿以法求人，師勝、資彊；動絃別曲，一言一句、一語一默，並不虛施，可謂心眼相照、膠漆相投也！今即不然：為人師者，卒歲窮年與學者打葛藤，終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學者亦不別其師是邪是正？蓋緣初學心粗，師授莽鹵，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橫生。如此等輩，欲報先德莫大之恩，所謂明道眼、繼真乘者，不亦難乎！參禪學道不為別事，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著實分明，非同資談柄、作戲論也！近世此道寂寥，師、資不相信，須假一片故紙上放些惡



毒，不材不淨付與學者，謂之禪會子。苦哉！苦哉！吾道喪矣！（《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二十四）

千年前之大慧禪師時代，大慧已有如是之言，對於真悟之師與親證之徒俱皆缺乏，憂心忡忡；由此證實禪悟之人古來即已極少，古今都難得一遇真悟之人；何況今時末法之人世智辯聰，人根益形淺劣，焉能有「一切大法師皆悉證悟」之事也？是故，今時證悟之人極少者，方是正常之事；假使諸大法師悉是證悟者，唯有平實一人是錯悟者，則成禪門古今以來一直都是真悟者少的反常之事也！於今法末之季，更不可能是真悟者極多而錯悟者唯有平實一人也！


有智之人當思：辭親出家落髮披衣而學佛法之人，出家為僧之後，於僧衣底下一件大事，應當以何為事？出家者如是，眾多在家之人不樂措心於家業，卻專事禪理者又為何事？豈得不以道業為重耶？豈得不究諸佛妙義耶？又諸出家者食如來食、住如來家、穿如來衣，怎可不以振興祖庭宗旨為願耶？既如是，何不究取諸佛真旨妙義而畢生戮力於此？假使自究不得，始終墮於離念靈知意識境界中，我見不斷，尚且證不了聲聞初果，何況能證菩提實相而生般若實智？如是之人，又何能荷擔如來家業？若使自究不得，何不覓取真善知識而從之，以為悟道之資？嗣後則可進為弘法之資。此皆今時佛門在家出家四眾所當深思簡擇者也！

佛法學人當效大慧宗杲禪師：有法乳者便是我真正娘親；吸吮娘親法乳、得以長養法身慧命已，則當知恩與感恩。切莫恩將仇報，失於菩薩人子之道，此是妙喜老人一生所奉持者：

湛堂謂妙喜曰：「像季比丘，外多狗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蓋所附卑猥而使然。如搏牛之虻，飛止數步；若附驥尾，便有追風逐日之能，乃依托之勝也！是故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也！昔福嚴雅和尚，每愛真如喆標致可尚，但未知所附者何人；一日見與大寧寬、蔣山元、翠巖真偕行，雅喜不自勝，從容謂喆曰：『諸大士，法門龍象；子得從之遊，異日支吾道之傾頽，彰祖教之利濟，固不在予多囑也。』」（日涉記）《《禪林實訓》卷二）

大慧之師湛堂文準此一開示之意，謂學人修習禪理者，應當先擇明師，不當選擇名師；大慧特地記之，以自激勵。名師教導出來的弘法者：外多循物、內不明心，縱有弘為，皆非究竟。湛堂禪師說：「這不是被作了錯誤印證而出來弘法者的過失，而是『所附卑猥而使然』。」意思是說：弘法之人，若是出世弘法以前，所依附修習的是名師而非明師，則其所附之師證量狹淺，學人隨從修習之後，所說之法就會隨之狹淺，這就是名師之過失，不是學人的過失了。又說：假使依托於明師，因為依托之勝，所以證量就高廣，不會如同牛虻自己飛行只能數步之遙，而可如同攀附驥尾的牛虻，隨神驥飛奔千里之遠。

是故真正修學佛法者，當如大慧悟前之師湛堂文準禪師所言：居必擇處、遊必就士。學法者唯法是尚，萬勿事事矜屑、拘於僧衣表相，務當事事以法之親證為尚。若人無法，縱使傳承顯赫於當代，名聲洞達於諸天，以致天人競相供養者，亦莫夤緣攀附之，不利於自身之道業法事故。出家抑或學法者，心



心念念皆應在道眼是否開明上面著眼，目之為一生之要務，豈在人天有為之虛名、身分上著眼哉！云何出家之後反而著眼於道場興建之大小、名聲是否增廣上面？豈不成了外多循物、內不明心之輩？

誠如儒家所言：「禮失，求諸野。」若當朝之士已然失於禮法，則於野老中求之，仍可得禮法也！大乘之法特別如是，故有華嚴 善財大士五十三參之六位出家菩薩證量較低而排列前面三賢位中，餘皆在家菩薩而證量特高，排列在後，如是顯示與吾人。亦有 維摩詰大士之降伏須菩提等十大出家弟子等事，以教末法後學諸人；而今末法時人，何其無智而不能記取？大乘法別教五十二階位成佛之道，是學習佛道者唯一之路途，而此佛菩提道中，不依在家、出家身分為歸，純以證量為歸，如是定其五十二層級位次，以顯自身證境與佛地之距離，從不以出家、在家身分判定之；是故，居必擇處、遊必就士，乃是一切正法、像法、末法時期修學成佛之道之大乘學人特應具備之正見也！大慧宗杲禪師以具如是正見故，於千年前，身雖出家，然對一切在家、出家菩薩皆等視之，一同奉侍而無異心，不以自己出家身分而輕慢一切在家已證者，亦不以其出家證悟後之高貴身分而輕慢有恩於己之在家菩薩們，此乃其法上證量突飛猛進之緣由所在也；由是緣故，特舉大慧宗杲禪師奉侍在家、出家師父之真實典故，明其心性以供效法，用饗一切真正禪和。


心性正直之大慧宗杲，直言直語，若欲求其不受心地委曲者誹謗，豈可得乎？有文為證：

萬菴曰：「先師移梅、陽〔因為直言而被秦檜奏請宋高宗剝奪僧人身分，貶謫至閩南衡陽與梅州二地〕，衲子間有竊議者。音首座曰：『大凡評論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詎可於無過中求有過？夫不察其心而疑其跡，誠何以慰叢林公論？且妙喜道德才器，出於天性；立身行事惟義是從，其量度固過於人；今造物抑之，必有道矣！安得不知其為法門異時之福耶？』聞者自此，不復議論矣。」（智林集）（《禪林寶訓》卷三）

大慧宗杲的心性，是直心往來、道德才器之高尚者，乃是天性如此，不是故意裝點門面而裝出來的；所以不擇利害，敢於直言；乃至對於專權的奸相秦檜，亦敢當面說其行為之非；終至被謫遣於閩南衡州時，亦仍保持其心性不變。在衡州居住十年，因為太直心而又度人不倦故，又被譖言而再徙居梅州五年，這都是因為隨同張九成看不慣秦檜專權腐敗，評論了國家時事所致。大慧後來被宋高宗放回中原，於路途之中得遇張九成也被赦歸，亦都只是談論佛法，都不怪罪張九成牽連之事。這就是大慧不計較得失，不怪罪於人的心性。

大慧宗杲禪師學法時，從不簡擇善知識的表相身分，但若有正法證量者即認定為善知識，從來不分別善知識是何種身分差別，都是以法為歸而視之為師，謹守其師湛堂文準之開示。有文為證：

佛鑑〔佛鑑慧勤禪師〕曰：「先師〔佛果圓悟禪師〕言：『白雲師翁〔白雲守端禪師〕平生疏通、無城府；顧義，有可為者，踊躍以身先之。好引拔賢能，不喜附離苟合。一榻



儻然，危坐終日。』嘗謂凝侍者曰：『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日錄) (《禪林寶訓》卷二)

湛堂文準禪師轉述佛鑑慧勤禪師所說的法演禪師之真實故事，如是開示：「守道安貧，衲子素分；以窮達得喪，移其所守者，未可語道也。」大慧妙喜宗杲禪師聞之，一生奉持其言不捨，終生知恩、感恩，不違一切受學之師，終不論隨學之師父身分為在家抑或出家也！此乃其世世增長法身慧命及平等心之因緣所在。

大慧行誼非只如此，悟後亦知感恩圖報；乃至對於曾助其親近善知識之居士，亦視同父兄而奉侍之；如是禪師，方是吾人所當效法者，何況自身尚未證悟之時，即已執著於自身出家相之凡夫身分，而輕視諸多在家相、出家相之證悟真善知識？何其愚哉！有文為證：

山堂曰：「李商老言：『妙喜器度凝遠、節義過人，好學不倦。與老夫相從寶峰僅四、五載，十日不見，必遣人致問。老夫舉家病腫，妙喜過舍，躬自煎煮，如子弟事父兄禮；既歸，元首座責之，妙喜唯唯受教。』識者知其大器，湛堂嘗曰：『杲侍者，再來人也！』山僧惜不及見。湛堂遷化，妙喜躡足千里，訪無盡居士於渚宮，求塔銘；湛堂末後一段光明，妙喜之力也。」(日涉記) (《禪林寶訓》卷三)


如是，大慧禪師一生，珍視已被宋高宗貶斥之張商英(無

盡居士)如同父輩，以證悟僧寶身分，而執弟子之禮事之；非但如此，對於同在湛堂文準座下修學的李商老，因其年紀已長，亦視如父執輩，親以證悟聖僧身分，而執子弟之禮，躬為李商老一家煎煮藥草服侍之，以迄疾癒。後來回寺，被道元法師知之，當眾責之，妙喜亦只是「唯！唯！」表示受教而不作任何抗辯，可見妙喜心性之淳厚知恩也。

又如妙喜初從受學禪法之湛堂文準捨壽後，大慧雖乏盤纏，仍著草鞋托鉢行乞，行走千里之遠而到四川拜訪素不相識的前宰相張商英，為其師求取塔銘，發揚其師功德。湛堂文準死時，仍未幫助大慧悟入，大慧已能如此；反觀今時出家禪和，能有幾人具此超然而知恩之氣概與行誼乎？以大慧當年開悟聖僧、並且是天下聞名的雲居山首座之身分，而肯下心執子弟之禮，躬為李商老一家煎藥服侍直至病癒，何況未悟之晚學後人而不能效法乎？是故吾人當效學之，莫再以未悟之身所著僧衣身分自高，當求有法之師而親證之，方契當年出家學法之初衷，亦符大乘別教諸地位次菩薩之證量也！

今再普勸一切求悟之禪和：莫再以坐為禪，莫墮入離念靈知心中。當思禪之一法，既名為悟，則是一念相應慧，決非以坐禪求靜為務，決非以一念不生之離念靈知為悟境也。且再舉大慧宗杲禪師開示為證：

昔婆修盤頭，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二十祖闍夜多，將欲度之，問其徒曰：「此遍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其徒曰：「我師精進如此，何故不可？」闍夜多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



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其徒不憤，皆作色厲聲，謂闍夜多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闍夜多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婆修聞已，發無漏智，所謂先以定動、後以智拔也。杜撰長老輩，教左右靜坐，等作佛，豈非虛妄之本乎！又言：「靜處無失，鬧處有失。」豈非壞世間相而求實相乎？若如此修行，如何契得懶融所謂「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請公於此諦當思量看。婆修初亦將謂「長坐不臥可以成佛」，纔被闍夜多點破，便於言下知歸，發無漏智，真是良馬見鞭影而行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七）

既然禪宗西天第二十一祖所悟乃是因二十祖之開示而入，非從一念不生中證得，非以一念不生境界為悟，非以覺知心離念為悟，故在值遇二十祖以前，窮其精力坐禪而除妄念，終不能悟，終與佛道無關；一切禪和讀此，當知宗門之所以謂悟者，在於親證法界實相——由證得如來藏而現觀法界都由如來藏出生；都不是在所生法、常滅法、可滅法之覺知心有念或離念上面而可得悟也！

又如：

拙菴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為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滯，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鏃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

(幻菴記聞) | 《禪林寶訓》卷四)

古人珍惜善知識者如是，今人更學佛法以來已增千年，又何劣於古人焉？而不知珍惜善知識因緣？


今有愚人，誤會宗門與經教宗旨，教人以「覺知心處於萬事不會處」，以此為禪，說為證悟，即是大陸自稱無心禪和之傳聖法師也！然而如斯之言，傳聖法師可知古來早已被禪師所破了也！傳聖自稱無心禪和，既然自稱純以宗門為歸，何不體取天童密菴禪師之意？密菴云：

天童得力句，不搖三寸舌；父母未生前，令已行摩竭；
直下便承當，敢保猶未徹。放下百不知，腦門重著楔；
唯是過量人，一拳無二說。（《密菴和尚語錄》卷一）

語譯如下：【天童宏智禪師最得力的一句，其實用不著搖動三寸舌頭來說東說西的；佛陀在父母尚未出生祂以前，祂對佛子向上全提的正令早已行使於摩竭陀國了；假使能夠像這樣直下便承當了的人，我敢保證他其實也還是沒有透徹的。更何況是放下一切思想妄念、百事不知的人，這個人的腦門還是必須重新再度被人割上一針的；只有超過一般眾生心量的人，只要給他一拳就夠了，以後他就再也不會有第二種說法來妄說佛法的。】盼望傳聖法師讀此以後自知其非，早日棄捨邪知邪見，迴入正知見，爾後斯有悟門。

妙喜老人一心為人，度眾時不計身分與嫌隙，妙喜宗杲禪師如是開示：

昔嘗侍園悟老師於蔣山，與祥雲、曇懿長老為道伴；二




人〔曇懿與祥雲〕俱在老師〔克勤大師〕處，得少為足，點胸自許，鼻孔遼天，以謂世莫有過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來閩，懿已開法於莆中，浩浩談禪，衲子輻輳；璞亦從其行，相為表裏。予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以畏得失，遲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眾。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舊時，無少異者。至誠以語之曰：「汝恁麼見解，何敢嗣園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卻院來。」懿曰：「然！」夏末歸菴，懿果不食言，與璞繼至。二人同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實。一日問璞：「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為人』話，爾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爾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乃謂之曰：「爾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聽別僧入室，予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爾三十棒』，爾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為人處也無？」僧曰：「有。」予曰：「劄。」僧擬議，予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從前許多惡知惡解，今遂成箇灑灑地衲僧；雖向上眼未開徹，而了知從上來事、果無限量。茲可喜耳！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腳踏實地，今皆勇銳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諦也。（《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四）

平實今世仍仿其行，欲利此世學法之人及諸傳法之師，亦欲有以利益此世三歸之師；然而不止大慧揭榜攻之於曇鬘而助悟之，平實更以書籍梓行之，雖施如是之計，並無作用；彼師至今仍不能稍體平實之意，徒計世俗名聲眷屬，不樂食法乳，良可浩嘆！

牛雖無意吃草，平實卻不得不努力按壓牛頭，欲冀牛聞草香，忽生食意，便可飽食以存法身慧命也！如是，欲冀諸方大師與諸禪和皆聞法香故，強舉大慧宗杲之開示如下，以為聞香之資云：

老瞿曇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請著鞭，不可忽；世間事，只這是。先聖豈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聞底是何道？到這裏，豈容眨眼？不可更引「吾道一以貫之」去也！須自信自悟，說得底，終是無憑據。自見得，自悟得，自信得及了；說不得，形容不出，卻不妨；只怕說得似、形容得似，卻不見、卻不悟者，老瞿曇指為增上慢人，亦謂之謗般若人，亦謂之大妄語人，亦謂之斷佛慧命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若透得「狗子無佛性」話，這般說話卻成妄語矣！而今不可便作妄語會。……近世，貴公子似渠者，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頃在山頭每與公說這般話，見公眼目定動，領覽得九分九釐，只欠嘩地一下爾。若得嘩地一下了：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我即爾、爾即我，天即地、地即天，波即水、水即波，酥酪醍醐攪成一味，餅盤釵釧鎔成一金，在我不在



人。得到這箇田地，由我指揮，所謂「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罣礙，不是彊為法如是故也。此箇境界，除無垢老子，他人如何信得及？縱信得及，如何得入手？（《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八）


如是，一般大師與禪和，公案解得九分九，禪理說得九分九，俗人信士總認伊等即是大悟大徹了也！然而，從真悟者看來，也都只是依文解義，只從文字上領解祖師法語，終究只成個知解宗徒，於解脫生死分上，終無相干，何利自身？又何利隨學禪和？要須真參實究，忽然一念相應之際，覓得從來無生死者，方知諸佛、菩薩、三明六通辟支佛、諸大阿羅漢、一切凡夫眾生、三界六道一切法界有情，莫不是此真心如來藏。至於如何一念相應？都得依諸禪和累世及今世所修福德、正知正見與淨念相續功夫之圓缺而定，未有外於如是基礎而得一念相應者。設或有人曾於往世與善知識結有微小因緣，今世偶逢，便蒙指授而得悟入；然若證悟之基礎不足者，後來往往生疑退失，不信如來藏如斯現成、平實，難免生疑謗法。

由是退失乃至否定故，不能深入現觀如來藏之出生萬法，不能深入現觀如來藏中一切種子之深妙功德，便與唯一佛乘妙法無緣也！只得更待未來無量世勤修福德與信心，待得福德圓滿、信力發起時，方得再次相應而得不退；除此以外，不得重新得悟。若有謗法及謗賢聖者，捨壽之後再得人身，已是百劫之後，道業則須從頭再來；復又不免遮障重重，求悟無期也！願我佛門諸禪和，於此切切著心。至於著手之法及與正知正見，詳閱平實諸書已，進求思惟理解之後，欲求粗淺之悟亦可

得入，唯難進修一切種智以入諸地爾。然而福德欠缺、性障深重、疑根未斷、淨念相繼功夫未修得者，終究難可悟入。

真悟者自古以來一向都是極少數人，從來不曾是多數人皆悟而唯有少數人不悟。若真悟之人在法義宗旨失傳之後乘願再來，人間已無可以為之印證者，斯時欲求住世真悟者印證，已不可得；偏偏又以在家身相示現，便很難獲得教界大眾、特別是出家眾的承認與隨學，所以此人出世弘法而其所說迥異當代錯悟大法師時，欲冀其人不被謗為邪魔外道者亦難矣！即如三、四十年來的台灣，佛法中的開悟，都一直是離念靈知意識心，諸大法師總認為：覺知心若能長時間離念而得穩定時，即是佛門禪宗之真實證悟者。

佛弟子四眾隨學諸大法師如是知見已四十年，根深柢固難可轉易之際，不料出來一個平實居士，獨自高唱曰：「佛教宗門的開悟境界，只有一個內涵，就是親證第八識如來藏。」如是說法，迥異一切示人以悟之諸大法師，已成現代禪宗之宗門異類，如是大異諸方大法師離念靈知之如來藏正理，縱然處處都與正法教典完全無異，亦與宗門真悟祖師公案所悟完全相同，但仍然不免要被心有成見的大法師誣賴為邪魔外道。所幸近年來經過一再的考驗以後，除了某些維護自身名聞利養的錯悟法師以外，台灣佛教界多數人已經認清楚正覺同修會的如來藏妙法確屬正法、而且是佛門中最勝妙的正法；然而大陸地區在佛法資訊仍非完全自由流通的情況下，也正處在藏密與錯悟大法師們龐大勢力結合籠罩的情況下，欲求大陸地區多數佛弟子理解真相者，仍極困難。



然而錯悟者誹謗真悟者之事，並非今天末法時世才有，其實古已有之；此謂錯悟者若是已出世弘法，一者為維護名聞與利養，二者因自身之見取見未斷，欲使其不謗說法與其大不相同之真悟者，終無可能。今舉實例為證，我佛門學人正可以藉古鑑今，避免再犯其過。譬如南宋末年理宗皇帝紹定二年（公元一二二九年，大慧歿後六十六年）出世弘法之虛堂法師，已開始極力誹謗大慧宗杲禪師，即是現成事例。虛堂法師於所造《佛、祖讚》中，如是以頌誹謗大慧云：

「前無釋迦，後無達磨，罵雨罵風，祇要做大。黑漆竹篋，胡打亂打，是佛是魔，劈面便唾，因茲天降其咎。

衡陽、梅陽，十七年吞飢忍餓；

將謂萬里生還知非，元來一星子不曾改過。

者〔這〕般瞎禿得人憎，天上人間無兩箇。咄！」


（《虛堂和尚語錄》卷六）

虛堂禪師墮在意識心上，自以為悟，更將大慧妙喜禪師欲救虛堂一類人而說之正法妙語，視作事相上苛責之語，乃更作偈，誣責大慧妙喜禪師，將大慧度人之機鋒竹篋，說為「黑漆竹篋、胡打亂打」；便將宋高宗厭惡大慧評論秦檜而貶向閩南一事，說為「天降其咎」，心中因大慧被昏庸的宋高宗貶到當時閩南瘴癘之處受苦而心中竊喜。更因大慧得旨回到北方時，仍然不畏得罪當代錯悟之師，仍然一心救人而指斥邪說，一生不改其行；虛堂禪師以此緣故心中不服，乃於偈中謗言：「將謂萬里生還知非，原來一星子不曾改過。」心中痛恨大慧

宗杲從衡陽、梅州回到中原之後，仍繼續對錯悟禪師之直言苦諫，使得虛堂的離念靈知禪法仍然難以廣弘，所以虛堂在偈中罵道：「這般瞎禿得人憎，天上人間無兩箇。」意謂大慧是瞎了眼的禿頭人，也是他最憎惡的人。如斯但重世間名聞利養之人，今時豈又少之乎？但觀慧廣、傳聖、上平（黃明堯）、徐恆志、星雲、證嚴……等人，無一莫非如是，令人不免感嘆：正是末法根機。

書末且勸有智慧之禪和子們：有奶便是娘。一切人甫出生已，其實都不認得誰是真正生伊的娘親，只認得誰為他餵奶，那個餵奶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娘親；假使生你的親娘，生後便作種種使你不能生存成長的事，那個人一定不會被你認作娘親，反而一定會被你認定為怨家，這是誰都承認的事實與心態。世間法中如是，出世間法中亦當如是；在佛法中，能苦心孤詣餵食法乳，使你法身慧命成長成就的人，才可能是你佛法中真正的娘親，而不是出生你僧身的剃度師，更不是阻止你學法、耽誤你法身慧命的依止師；更不是引導你走向歧途、錯認離念靈知而謀殺你法身慧命的大法師，他正是謀害你法身慧命的大怨家，讓你生生世世執著離念靈知心，保任常見外道邪見，雖然送了個冬瓜印給你，對你法身慧命非但無益，反而斷送了你的法身慧命。

所以，幫助你出家而不遮障你修學正法的剃度師、傳戒師，讓你可以佛教中生存並且不遮障你修學正法的依止師，才是幫助你法身慧命成長的娘親，他才是你法身慧命的生娘。因為：生娘若沒有法乳可以餵你時，一定會為你尋覓一位有法



乳的乳娘，在出生了你的僧身之後，再幫助你法身慧命的出生與成長，這才是對你有善心的生娘。當他為你找到有法乳的乳娘，使你法身慧命出生而且成長了，你便須永生永世的感念他：感謝他為你尋得佛法乳娘，使你能夠出生了法身慧命而不只是出生了僧身。你應當終生感恩他，應當猶如大慧宗杲禪師之侍奉張商英、李商老如父執輩一般，感恩終世，不可對這樣的生娘（剃度師、依止師或傳戒師）稍有忘恩負義之舉，否則即是人神共憤的惡人。

苟能如是，從此以後你就有二位娘親了：一位是生娘、一位是乳娘。這就是今天佛教中所有出家人所應有的正確觀念。可惜的是，能夠建立這種正確觀念的出家人，現在仍然是極少數；也許經由長時間的說明、熏習與思維之後，情況會有改變，佛教的未來方有光明的前景，學人的未來方有真實歸依處，但這也只能期之於未來了。

但是，有奶的才是乳娘：誰能助我法身慧命出生與成長？這卻是很值得大家注意的重點。否則，師父剃度我出家了，我出家之目的難道只是為了衣食與名聞、利養嗎？難道只是為了獲取別人的恭敬、禮拜嗎？

今天，平實願作乳娘，不奪諸方生娘身分法恩，謹提供大量法乳，印在書中到處流通；只是能食、願食法乳的法師，究竟能有幾人？可能得等平實很有名氣而且走了以後，才會有很多出家法師感歎自己無緣親近修學吧！然而這種貴古賤今的心態，也是自古以來就一直存在的常態，多數人都難以改變它的。牛雖無吃草意，平實今天卻不斷的把本分草料放到牛嘴

邊，等待眾牛忽然餓了願意吃一口。於此書末，又何妨再放一把本分草料於眾牛嘴邊？便舉一件 世尊公案云：

世尊一日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大眾云：「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悟道。（《聯燈會要》卷一）


最後再舉更多 世尊傳心公案相贈，《指月錄卷一》云：

世尊一日敕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這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



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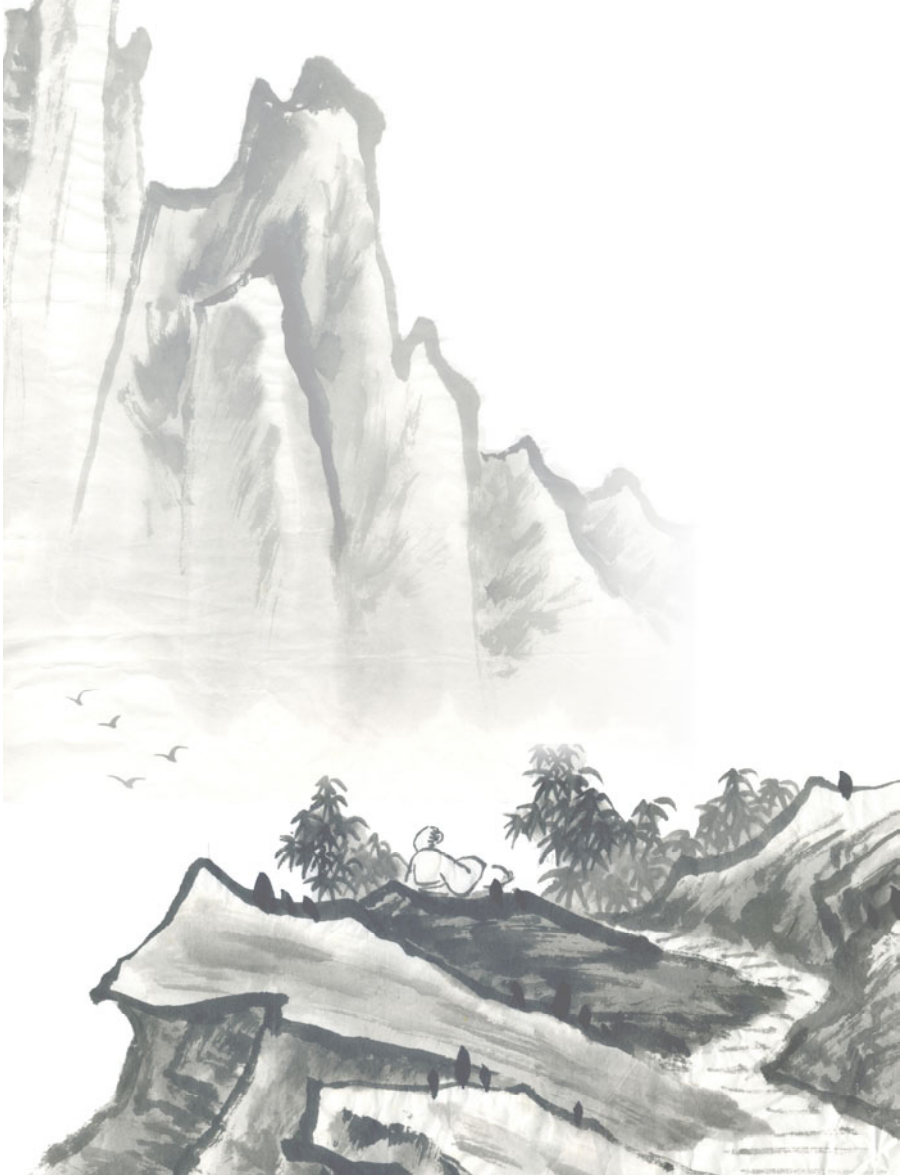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眾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尊嘗於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於皇宮等三處與諸女人等共同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哪個文殊？」迦葉無對。（昭覺寺克勤禪師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哪個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麼合殺？」）

如是處處直指之公案，若能在其中某一公案中著得一隻眼，便入菩薩數中，離諸聲聞僧數，從此真入內門廣修六度萬行，成真佛子也！萬勿忽之！諸位大牛之子們！於此何妨留心參詳？且思索一番：世尊如是開示之目的，是要大家觀察 祂的紫磨金身；然而哪個才是 祂的紫磨金身呢？且立限三年參

之，萬勿中途罷廢，更莫墮於離念靈知無事境界中唐費寶貴光陰；平實佇候佳音，冀得把手共行！（待續）





明心與眼見佛性

—駁慧廣〈蕭氏「眼見佛性」與「明心」之非〉

文中謬說

正光居士

平實導師 序

不懂真正佛法的六識論者，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將會產生嚴重錯誤，必須句句給予辨正說明；若欲將其一篇文章全部錯誤都解釋清楚者，必須以極大篇幅才能竣事。如是事實，已顯示相似佛法戕害佛弟子法身慧命之嚴重性；而慧廣法師正是此等人，是故辨正他的法義時，必須浪費極多的文字才能說清楚。而慧廣對此絲毫都沒有警覺，反而對此事洋洋自得，意在彰顯他壞事有餘的能力，意欲令人對他不能加以忽視，這顯示了慧廣貪著名聞而不重視法身慧命的心態，都在我所上面用心，不能觸及我見的內容與斷除，是名難可救度者。

正光老師忒煞慈悲，一心想要救度慧廣法師；此前已因慧廣著文妄說，誹謗《大般涅槃經》佛所說之眼見佛性妙法，故已出版《眼見佛性》結緣書，欲救度之；時至今日，看來似無作用，悲願未能成就。今日復因慧廣繼續扭曲法義，妄語謗法，正光老師欲再度救之，期能得度，故再為文著書，詳細為

慧廣法師言之；書中法義勝妙，尚非阿羅漢、辟支佛之所能知，亦非真實明心之初悟菩薩所能悉知，如是再利慧廣法師；亦藉慧廣謗法之緣起，同利廣大學佛人，成就一段利樂有情大業。

前於正光老師《眼見佛性》書中序文，平實曾對慧廣法師多所教示，不料反招其謗，都不能有益於慧廣；而正光老師於彼書中之細說者，亦無能有益於慧廣，今又再為慧廣法師而成此書，可謂應為慧廣而作之事已畢其功；藉此應為學佛人之見道所作之說明，亦已畢其功矣！此後慧廣所能再言者，唯是針對如來藏妙法再引諸經加以曲解，而作重複否定、重複毀謗，此外無所能為。若慧廣法師讀此書後依然不能得度，於所墮負處都不承認、不改過，繼續以謗法之手法而欲套取密意者，終必仍舊不能得遂心願；盜法之人必為性障所遮而使智慧無法生起故，竊知密意者亦無法生起證悟者應有之智慧與功德受用故。

今觀正光老師悲心特重，欲救護慧廣法師遠離謗法之地獄業，故有此書之再作。然而眾生有可度者，有不可度者；不可度者應俟未來一世、多世乃至多劫以後方可得度，今時終究無法強度。而正光老師為慧廣法師所作者，至此亦已足夠，所應為慧廣說者皆已說故，而慧廣法師面對正光老師此前所說正法，並無絲毫信受之意，於自身所墮極多、極明顯之負處，仍極力狡辯而不承認、不改過，似是智慧欠缺故閱而不解，縱使再作百萬言而說之，對慧廣其人終將無所益之。此謂慧廣法師對於自己所說謬法之被破而無能力回應，採取迴避而不承認、不改正、不依同一議題辨正，而不斷另闢新題目，永無止盡的

打筆仗等不理性作法，而對自己之錯誤仍無瞭解；對於自己明顯違背聖教之處，雖經正光老師之指教仍無法獲得勝解，故再三以不如理作意之認知而繼續無止盡的狡辯。如是讀而不解之淺智者，尚無斷我見之因緣，何況能得悟入真心如來藏？何況能生般若智？而正光老師為彼所作極多、極慈悲、全屬如理作意之開示，似乎不能使慧廣有得利之處，而慧廣在邏輯學、因明學上之智慧仍極粗淺，故仍不足以理解正光老師書中所說法義。

平實言慧廣能被正光老師看重而給與極多之關愛，乃因正光老師為其所說法義已至老婆無已之地步，應為慧廣法師而作者今已齊備矣！若再為其多說，仍將無益於彼，徒然招致慧廣法師更多謗法言論，更將招致慧廣顧念名聞與利養而更造作更多謗佛、謗法惡業，於慧廣之道業終將無所增益，徒然增其口業。然正光老師既已完書，無妨藉此一書再利佛教界諸多大師與學人，令學佛人了知明心不等於見性之事實；日後若得真悟時，即可免於妄謗見性境界之過失；則正光老師此書中細細區別明心與見性之異處，顯然大有功德，於正法之弘傳亦將大有作用。今以此書已經完稿，求序於余；因造此序，以述緣起，並將於連載完畢後由正智出版社出版而廣流通。

佛子平實 謹序 2006/10/17

〔編按：下一期起將連載正光居士的《明心與眼見佛性》〕



(連載二十三)

施瑞雯見道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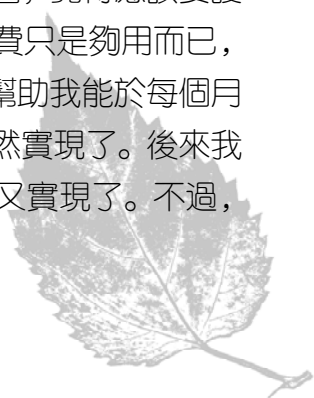
我的外婆茹素，篤信佛教，母親也很早就入佛門。小時候問母親：「為何要信佛？」母親總是回答：「反正很好就是了。」所以我總以為佛教與道教類似，都是在求平安、求財富等。當時的我一點也不想深入佛法，不過因為我向來樂於聽受長輩的話，所以母親要我陪她朝山，要我皈依，要我背持大悲咒，我都做了、也背了。大學畢業後，忙於工作、結婚、育子，終日在世俗事上煩心，開始覺得：「難道就這樣過一生嗎？」孩子陸續上小學後，家中經濟狀況卻逐漸惡化，心裡煩惱不已。但每次瞻仰 觀世音菩薩聖像時，心中卻很平靜，總覺得祂瞭解我的苦，就這樣開始想入佛門；這時是二〇〇〇年，約四年前的事。

當時我的姊姊在上《菩提道次第廣論》班的課，一聽到我想學佛，十分熱心的幫我報名，所以我上了八個月的「廣論」

課，越上越疑惑；再加上聽說三年上完後，得再回鍋讀三年；心想：「怎麼這樣抱著一本論讀六年，只讀論而不讀佛經呢？怎麼不是從經入門呢？」我覺得不相應，所以就離開了。〔編案：《廣論》的內容就是密宗黃教宗喀巴，依月稱法師的應成派中觀邪見而造的斷滅見。但因同時主張緣起法的意識心常住不滅，故又落入常見中。《廣論》後半部所說的止觀，全都是喇嘛教承襲自天竺坦特羅「佛教」的無上瑜伽男女雙身修法、輪座雜交。不久之前台灣社會側目的譚崔瑜伽眾多男女同處行淫，即是西藏喇嘛教承襲自古天竺坦特羅「佛教」的無上瑜伽雙身修法。「坦特羅」今譯為「譚崔」。〕

這時家中同修也開始學佛，他的方式是廣閱佛經及各家書籍，我們並不迷信各大道場的法師，總覺得應依法不依人。有一次，同修於圖書館借到了《真實如來藏》，看完後說：「這位作者是位善知識，真想再看看他的其他著作。」有願就會成，沒多久，在偶然的機會，又得到《無相念佛》及《念佛三昧修學次第》兩本書；同修看完後，依著《無相念佛》的次第練習，直說這個法棒極了，因此決定到同修會上課。我於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開始上週五班 張正園老師的課，而同修晚我一期，上週四班的課。

第一次到講堂上課，心裡有股莫名的歡喜，覺得應該要護持講堂；可是我的經濟拮据，每個月的生活費只是夠用而已，沒有積蓄。因此我誠心祈求 觀世音菩薩，幫助我能於每個月的生活費中省下五百元，用來護持講堂，竟然實現了。後來我再發願，願能每個月省下一千元護持講堂，又實現了。不過，這已經是我經濟上的極限了。



未入講堂前，我的佛法知見幾乎是一張白紙，沒想到會學禪法。總以為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最殊勝的法門；覺得禪是很玄的，是哲學思想，很不實在的。當初進入正覺學法，只想學會無相念佛，沒想過要明心或見性。可是學到約一年後，知見越來越具足，也瞭解若要修行佛菩提道，明心是唯一的一條路，否則無法入門修。而正覺講堂，除了平實導師，還有許多親教師等善知識，這麼好的機會與環境，當然我在這一世一定得明心，而且更要精進。此生定要比往昔無量世以來，所修學的更為進步，因為值遇善知識的機會難得啊！

張老師待人誠懇，和藹可親，可是又有威嚴，所以我有些畏懼她，面對她時，常說不出話來。不過我很喜歡上張老師的課，因為她能將深妙的法義，用淺顯易懂的文詞或比喻，讓我們瞭解。內容由淺入深，有條理。我很羨慕，真希望自己也能早日學得善巧方便，學得善觀眾生根器，而能對眾生宣說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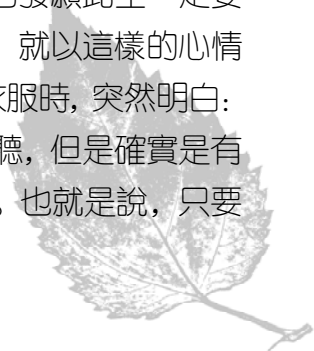
有一次上課，張老師說：「懺悔、發願、迴向，很重要。」自從那天開始，我每天必做這三件事，直到現在約兩年，幾乎沒有間斷過。可能因為這樣，這兩年半的修學，幾乎沒有什麼大障礙；由拜佛、憶佛、拜多佛、看話頭、起疑情至參話頭，每個轉折上，老師隨講我都能隨入；有時有疑惑，卻總能在下次上課時聽到老師的講解。也感覺佛菩薩時時都在觀照著我，我也都遵照張老師的進度用功。

二〇〇三年剛過完農曆年，同修會發生了法難，許多人（編案：二百餘人）因此退轉，我卻一點也不受影響；雖然平實導

師（針對此次法難所寫）的法義辨正（書籍），我看得似懂非懂，可是對正覺所傳的了義正法有信心，堅信正法在此。再加上 張老師教導我們不要攀緣，所以那些離開正覺的同修，我一個也不認識，從沒有人來轉我們二人，心情很平靜，也更堅定自己要早日見道的決心，精進潛修，以具足能力為正法弘傳盡一份心力。此時，看到 張老師義無反顧的扛起台中班及台南班的課程，心裡十分讚歎 張老師的勇氣；相信當 張老師答應接下班級時，心裡沒有一絲一毫顧慮自己會多忙、多累，只是一心為正法、為眾生。若非菩薩，哪能有這樣的心行呢？張老師又給了我一個好榜樣。

二〇〇三年底，聽到會裡已覓得適當地點將建設正覺寺的好消息；心中很慚愧，自己經濟能力實在不足，無法護持。回家後，想到還有一些首飾，或許可以變賣，籌得一些款項；與同修商量後，拿到附近銀樓，順利的變賣，籌得一筆小金額，護持正覺寺。由於自己往世布施做得不好，以至於現在在經濟上，只能微盡棉薄之力護持，真是慚愧。後來在課堂上，張老師說班上另一位師姊也類似於我的狀況，我很能體會那位師姊的心情。

遞交禪三報名表後，雖然希望能被錄取，但是得失心不重；心想：若此緣未熟，再繼續努力。我既已發願此生一定要明心，以長遠心來看，相信明心是遲早的事；就以這樣的心情繼續用功，此時疑情已經很濃了。一日在晾衣服時，突然明白：當我只專注看某件東西時，耳朵雖然沒注意聽，但是確實是有聲音入到耳朵裡面，鼻、舌、身、觸也相同。也就是說，只要



根塵不壞，第八識恆時顯現著內相分，而妄心只執取祂想執取的那部分。也明白《真實如來藏》書中，平實導師針對外相分、內相分、見分所做的警衛室中攝影畫面的比喻，心中肯定「的確有個第八識在運著作」，這一點，以前從來沒有察覺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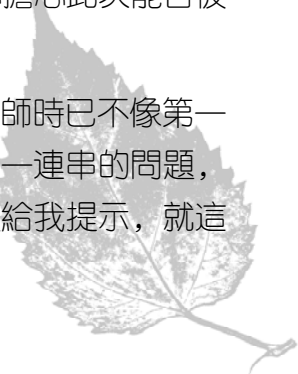
二月中旬，一日於拜佛正要起身時，突然起了一念：難道□□□□□□□□就是第八識？再深入思惟，第六意識須「意、法為緣而生」，第七末那識（意根）更須依附於第八識才有作用，第六、第七識都是心法，沒有□□□□□□□□的功能。而第八識有種子流注，能生萬法，應該是第八識□□□□。再深入想：□□的各種粗細運作，□□□□如：□□、□□的運作，應該也是第八識□□□□。雖然心中認為□□□□□□、□□都是第八識的功能所現，但是又生一疑惑，覺得這裡面好像也有妄心；而何者為真？何者為妄？無法分辨清楚。

因此又繼續參究，數日後又於拜佛時，突然靈機一動，啊！我知道了！□□□□，□□□□□□是第八識，沒有語言文字而能分別方向、方位等，如：伸手時要舉多高、伸多遠、要繼續或停止、速度要快或慢等，這些都是妄心的作用（妄心能離語言文字而作這些分別）。也就是說，第八識在六塵上完全不分別，但祂能□□□□□□□□，恆時□□運作，所以說祂「恆而不審」。而妄心卻是刹那刹那分別、刹那刹那作主。再將第八識的體性一一審查，覺得沒錯。此時心中大致確定找到真心了，但不知是否完整？是否這樣的見解能達到被印證明心的標準？所以還是不敢怠慢，每天照樣用功；可是奇怪？疑情不見了，拜佛時無法起疑情參究了。

與張老師小參，張老師平靜的回答：「你現在將你所領悟的，融入拜佛中，然後等緣熟能上禪三再說吧！」因此我還是依照原來的方式，天天用功。另外，這期間又看一遍《入不二門》，每則公案都能懂，心中更加肯定方向不會錯。接到禪三錄取通知時，心裡雖然高興，卻很平靜，馬上於佛前至誠禮拜，感恩佛菩薩冥冥中的眷顧。

禪三時，第一次排到小參，已經是第二天晚上；面對平實導師時，就像是面對佛一般，心中緊張不已。本以為信心具足，能將所領悟的說得明白，卻因為緊張，說得語無倫次。最後平實導師提出兩個問題：一、將□□、□□與如來藏分辨清楚。二、如來藏如何□□□□□□？希望我思惟清楚後，再排小參。被打回票後，仔細想，□□□□□□，□□□七轉識的心行，如來藏是□□□□□□□七轉識運作，所以如來藏因為□□□□□□□□□□□□，所以□□□□□□□□□□□□□□□□，應該沒錯了。奇怪！昨天小參時，怎麼就答不出來呢？趕快再排小參，結果從上午到下午三點，都還輪不到。這時心裡有些慌，心想如果平實導師又提出問題，我又答不出來，再排小參又得大半天，如此一來一往，四天不就結束了？還無法被印證，怎麼辦？不過沒多久，心念一轉：即使如此，此次禪三若能藉由平實導師的問題，而思惟整理得更清楚、更深入，那也是有收穫，不必擔心此次能否被印證。這樣想過後，心就能安住等待小參。

第三日下午，第二次小參，見到平實導師時已不像第一次那麼緊張了，反而覺得很親切。平實導師一連串的問題，問得我啞口無言；但是平實導師慈悲，總是給我提示，就這



樣，我結結巴巴的回答。這時的我，就像張老師所說的：「初悟的人被人一問，常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最後平實導師交代我去體驗喝水，但是得先到佛前禮拜，感謝佛恩。此時淚水已忍不住在眼眶中打轉，我並非喜極而泣，而是慚愧與感恩。此生活到四十多歲，才找到真正的「我」，在此之前一直為無明所障，一直貪著於五陰，輪轉生死不已。佛說了那麼多的法，直到現在，我才體驗到當中的真實義理。若非佛菩薩暗中助我，及老師的教導，我怎能由三年前在佛法上是一張白紙，而三年後卻能順利破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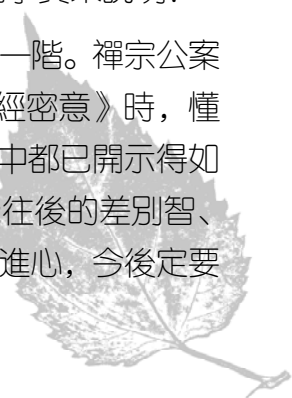
回到座位喝水前，先將平實導師的問題整理一遍（因為不能做筆記，深怕以後會忘記），這才發覺這些問題環環相扣，能讓我理路通達。先是確定如來藏□□□□□；入胎後，如來藏（阿賴耶識）攝取四大，先生五根而與意根具足六根，再出生內相分的六塵，再輾轉出生六識，如此十八界具足，再衍生萬法，所以萬法皆由如來藏（阿賴耶識）所生。又開示非有另一真如出生如來藏（非有另一真如出生阿賴耶識），因為（假使真的有另一真如可以出生阿賴耶識的話）如此一來，（真如也應該是能生萬法的心，則入胎後的真如也將會和阿賴耶識一樣的製造另一個色身，將來就會有兩個人出生了，真如心及阿賴耶識就都會成為各有兩個了），即成為有增減，有生滅，這是矛盾的，由此更確定如來藏阿賴耶識為萬法的根源。而如來藏阿賴耶識因為是真心，非妄心，所以對外六塵離見聞覺知，但卻又能了知□□□□，而□□□□。最後平實導師還不忘叮嚀我，要懂得善守密意，不可為人明說而虧損如來。平實導師真是面面俱到，至誠感謝平實導師鉅細靡遺的

開示與指導。

簡單的喝水□□，卻隱含著深妙的法。先是體驗□□，由□□□、□、□、……等，皆有作用，原來一個簡單□□□□，幾乎□□□□□□，而妄心卻不斷在了知、分別、作決定。真妄配合時，就好像妄心是個□□□□□□□□，而真心是□□□□□□、從不分辨、從不抱怨□□□，真是「無所住」。但是這個□□的□□，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真心，妄心執持真心□□□□。平實導師針對喝水的法，所做的開示，又讓我領悟得更深細。也可由□□□□中，觀察哪些是□□，哪些是□□□□而來，以後有機會，真得好好觀察□□□□□□。

第四日下午，平實導師要我們體驗：□□與□□□□時，真、妄心運作的情形。□□□□□□，輕鬆自在，也是□□□□□□大都有運作，而眼識、意識分別方向、方位。但是一□□□，馬上□□□□□□□□，聽覺、觸覺變得很敏銳，□□□□□□就覺得累。平實導師在開示時，重點在於讓我們體驗：見的當下就已了別完成。聞亦相同，故不能說「一念不生時的覺知心為真心」，因為雖然一念不生，但仍然有見聞覺知，仍然有了別、分別，此仍是妄心。四天三夜的禪三就此結束，帶著感恩與豐收的心情回家。見道後的功德受用，可以三個事實來說明：

一、感覺自己的般若智慧，突然往上跳了一階。禪宗公案看得懂了（明心的公案），再讀《心經》及《心經密意》時，懂得更深一層的義理，原來《心經》《金剛經》中都已開示得如此貼切，若非破參，是不會懂的。但是也發覺往後的差別智、道種智，要學的還太多、太多，不由得發起精進心，今後定要



比破參前更用功才行。

二、能對眾生自然生起平等心。破參後，有一日看見一隻螞蟻被水滴困住，當看到牠掙扎的樣子，我突然想到：牠與我皆有個一樣體性的如來藏，不由得對牠生起平等心，而將水吸乾，助牠脫困。對畜生尚且能如此看待，何況對人更是容易生起平等心。

三、不畏懼死亡。破參前，每天於佛前發願「願窮未來際，盡自己的能力護持正法，即使犧牲身命，在所不惜」時，心裡總覺得虛虛的，真的捨得犧牲身命嗎？破參後，仔細思惟色身、五蘊、十八界乃因緣和合而成，皆由如來藏所生，皆是虛妄的。沒有了這一期身命，仍有如來藏能生下一期身命，而此生所修所學的善法，也不會滅失，有何好畏懼的呢？至於眷屬、子女，他們也各有如來藏，依其業種過這一期生命，有何好擔憂？好捨不得？因此，即使現在就要捨報，也無所畏懼。只是若非壽命已盡，或為護正法必須捨命，我可不願意現在就死，因為才剛破參，才剛要入門修學，怎能輕言放棄生命呢？

（還是得要依照菩薩戒來愛惜有用之身，除非是為護法，不可故入難處而輕言捨命。）

反觀自己能於三年就順利的悟得本心，內心至誠的感恩佛菩薩冥冥中的護佑，使我得以依止真正的大善知識。至誠的感恩平實導師施設無相念佛的法門，使我們能進而看話頭、參話頭，而證得生命實相根本——如來藏阿賴耶識，法身慧命得以豁然全現，能真正進入菩薩道的修行。更至誠的感恩張老師的傾囊相授，苦口婆心、諄諄教誨，張老師的一言一行都

將成為我修行上的好榜樣。也至誠的感恩義工菩薩們，不辭辛勞的護持著我們，使我能在安穩、舒適的環境中，專心的求道。這兩年半來，在正覺講堂的點點滴滴，內心的感激非語言能表達於萬一。平實導師曾開示：「悟後要能轉依如來藏（的無私無我性），如此才是真悟。如果不能轉依，知道答案了，也仍然不是證悟。」我定會時時記得這句話，身體力行，也要比破參前更努力精進，跟著老師一步步的學習，願能早日具足能力，協助弘傳了義正法，幫助有緣眾生同證菩提，以報答佛恩師恩。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學生 施瑞雯 頂禮

公元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三日

〔編案：《我的菩提路》連載，至此圓滿，將由正智出版社結集成書，並在書局上架流通。〕





(連載四)

四. 何謂證悟?

接下來就是說，當你不是選擇阿含解脫道，而是選擇了涵蓋阿含解脫道的大乘佛菩提道，想要真的實行菩薩道而廣度有情眾生時，首要之道就是先斷我見及求明心開悟。想要明心的話，對於參禪悟道必須具備的正確知見，必須先熏習。如同採摘中藥草，須要先了知藥草的形狀、特性等等才能去採摘，否則茫無頭緒，如何來採？證悟明心也是一樣，您想要證悟明心，究竟是要悟得什麼心？真心有什麼特性？有什麼功能？什麼是常住不壞的真心？什麼是緣起性空的妄心？二者有何差異處？都先要有一些認識，您才不會像在大海裡撈針一樣毫無目標；否則，連門都摸不到，要如何入門而開悟？禪宗開悟雖然是無門之門，但只要是遇到了真善知識，他必有善巧方便，來引導您步入無門之門，不會像一般的瞎眼阿師說：「禪是無法可說的。」或者說：「開悟是不能講的，也是講不出來的。」那麼請問你：「佛說法四十九年是在說什麼？拈花微笑的公

案又在說什麼？歷代祖師的公案又是在講什麼？」真的無可說嗎？只有尚未開悟的阿師，怕徒弟們問他有沒有開悟，才會說是無可說、不能說；那是不懂裝懂，讓您以為他真的是懂，只是籠罩您罷了！要是真悟的禪師，必有為您處，決定不會說：「禪悟不可以說出來，禪悟說不出來。」

佛菩提道的第一步就是明心，明心開悟就是證得第八識如來藏心，所以對八識心的體性有什麼不同，要多少了知一下，您才能從中找得到您所要找的真心。前面有提過，心王有八：第八識阿賴耶識、第七識末那識，第六識意識及前五識；有時合說為前六識，是指第六識及前五識。八識心王依體性之不同可分類為四種，略說如下：

（一）第八識（阿賴耶識）是「恒而不審」；前七識及六塵萬法皆從祂而生，無始以來心體常住，是不生不滅的常住心，祂離見聞覺知故不分別六塵萬法，故六塵萬法雖從祂而生，祂卻對它們從不思量亦不作主，這就是開悟明心所找到的真實心。

（二）第七識（稱為末那或意根）是「恒審思量」；祂遍緣一切法，因為恆時於其所緣諸法思量該取該捨、該作不作，所以祂是六塵萬法中時時作主、處處作主之心。祂從第八阿賴耶識中出生卻不自知，反執第八識為自內我，將第八識據為己有。由不肯承認自己虛妄故，由遍計（貪著）諸法故，恆令第八識流注自身之種子而使意根自己不斷的從第八識出生，而能於三界中現行不斷，吾人之五陰亦因此而不斷的於三界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故吾人於六道中輪迴生死不能出離，皆因意根

之執著而起；而意根這個執著性，卻是由意識的無明——錯誤認知——而使意根不斷的產生執著性。所以順觀十二因緣法時「無明」排在第一，辟支佛及阿羅漢皆因斷了意識的無明而使意根的我執滅失，才能滅盡十八界而入無餘涅槃。又意根因了別慧很微劣，不能細分別六塵萬法，所以經常令第八識出生前六識來協助分別。

（三）第六識意識是「審而不恆」；意識具有思量性，但依意根而轉（即聽命於意根）故不能作主；祂善能分別六塵萬法，亦能分析、衡量意根所取諸法之利弊得失，讓意根能作主決定，是意根最得力的助手；意識須依意根與阿賴耶識之共同配合，才能存在及運作，也不能離開法塵而單獨現行；必須同時依於阿賴耶識、意根及法塵（若生於欲界尚需依於五色根）才能現起、作用，故屬依他起性。又五色根為吾人意識之所依，當五根之功能羸劣時，意根便不令祂現行，讓五根休息，故意識非是恆時不滅而是夜夜斷滅的識。尚有其他狀況意根亦會不令意識現行，此處略而不說。

（四）前五識（眼耳鼻舌身識）是「非恆非審」，只能了別五塵粗法；如眼識之了別青黃赤白……等粗相，但不能了別細相，因此只能配合意識、提供意識所需而使意識能作更微細之分別判斷；其餘四識也是如此，只是配合意根、意識來運作的，自己不能作主及思惟判斷。

此八識心王雖然各有體性，但卻能和合似一，配合無間圓融無礙，凡夫眾生往往把這八識誤認為只是一個心。在這八識心王之中，每一識各有每一識的作用，不能互相替換，你不能

夠把第六識當作第八識來用，也不能夠把第七識當作第八識來用；也不能說悟了或成佛以後只剩下第八識而沒有了第六識、第七識，仍然是八個識都具足存在的；只是成佛以後種子不再變易，八識心王都是究竟清淨的，因此而發起四智圓明的佛地究竟境界。

八個識當中，誰是真心？誰是妄心？一定先要有所了解，否則誤把妄心當作真心來認、來修，錯把一念不生的妄心意識當作是開悟的實相心，那今生想要開悟就很困難囉！從五蘊十八界的一一蘊、一一界去探討分析，能如實的思惟推敲比對與現前觀行，是很重要的。由阿含解脫道的實證來說，五蘊、十八界是因緣和合所生之法，無有常住不壞之我，終究是會壞滅的，所以說五蘊是無常。又五蘊中之識蘊六識心一直在分別六塵，前六識是以意識心為中心的，但意識心如前面所說是緣生緣滅之無常法；意根是依於第八識及自己的我執無明而生，亦屬因緣所生法，也有斷滅的時候，在阿羅漢入涅槃時也是要斷滅的。二乘聖人入無餘涅槃時十八界皆滅，所以七轉識都無真實不壞之自性，都是可壞滅之法。如此去實地現觀以後：「喔！我瞭解了！原來前七識皆是妄心，不是我應該追求寶惜的，就只有真實不可壞的第八識如來藏，才是我應該回歸的真正家鄉。」

修學大乘佛菩提的人，若已了知前七識是妄心，是虛妄之法，那就把前七識滅掉，進入無餘涅槃，剩下的心不就是第八識如來藏嗎？那不就開悟了嗎？這樣可不可以呢？答案是：「不可以！」因為如果只剩下第八識如來藏，沒有了前七識，

第八識離見聞覺知且不能返觀自己的存在，根本就無法了知自己，那要如何來明心？沒有前七識，您就不存在了，那您又如何能來修學佛法、求證菩提、明心開悟？所以修學大乘佛菩提的人，明心開悟的道理，是要用妄心去找到真心的。如果捨棄妄心不用，或是把妄心保持在一念不生而不分別、不參禪的無記狀態，卻想求明心證悟實相，終不可得。二乘菩提就是把妄心滅了，十八界滅了，而可以出三界；可是在無餘涅槃的境界中，阿羅漢自己的七轉識都不在了，又如何能了知第八識如來藏在何處？所以還是不知道生命的實相，還是不知道如來藏在哪裡。就因為他們沒有證得第八識真心如來，所以不能發起般若實相智慧，才說他們只是證得二乘菩提的解脫果而已，不能成為實證佛菩提的菩薩。

大乘禪宗的開悟明心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真心第八識如來藏的所在，親證第八識的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如是才能現觀第八識的種種體性（功德性）而生起真正的般若實相智慧；若沒有證得如來藏，就只能理解般若實相的表相，無法發起真正的實相智慧；所以想要證得真正實相般若智慧的人，首要之事就是求證如來藏——禪宗的開悟明心。

想要證悟明心，必須要有工具，這個開悟的工具就是妄心：用會分別、會思惟、會尋找的妄心意識，來尋找無分別性的真心如來藏，才能找到本已存在的如來藏而明心；因為真心如來藏離見聞覺知，也沒有分別性，所以祂不會自己找自己，也不會把祂自己的所在告訴您。當代的大師們全都悟錯了，原因就是想要把妄心自己變成第八識真心；或是直接把妄心當成

真心，就說是開悟了，結果都落到意識裡面去了！因為妄心意識永遠都是第六意識，永遠都是因緣所生法，不可能變成本來常住之第八識如來藏。

他們都是把意識修行到一念不生時之境界認為就是開悟的境界，可是真心第八識如來藏卻本來就是一念不生、本來就是無分別，不是靠修行才變成一念不生及無分別；他們的一念不生卻是修行以後才獲得的，並且不是修到一念不生以後就永遠都一念不生；而第八識如來藏卻是修行以前就已一念不生，修行開悟以後也仍是一念不生，是與定中一念不生的意識覺知心同樣一念不生的；而意識出定以後出生妄想、妄念時，如來藏仍是一念不生的，不是修行以後才一念不生的。

修行而得之法必是生滅法，非如佛經所說本來常住不滅之法；假使有人把妄心意識修到絕頂的純清，進入非想非非想定中，極長時間住在離念境界中，仍然是意識，不能改變意識心成為真心如來藏；因為能覺能知、能住在一念不生境界中的意識，以及能處處作主、時時作主的意根都不具備真心的體性，永遠都不可能藉由修行來變成第八識真心。若有人想要藉由修行將完全不具備真心體性之妄心變成真心，就如同想把「沙」煮成「飯」一樣的無智，飯是要以米來煮成的，不是以沙來煮成的；米是如來藏，沙是意識，不可變來變去、混為一譚。

佛菩薩都說七識心是妄心，是教我們不要去執著祂，因為妄心不是常住不壞的心，也不是本來清淨的心；祂不是我們所要親證的真心，但卻是要用祂來作修行的工具才能找得到真心如來藏；因為真心無形無相而又離見聞覺知，不會返觀自己的

存在而了知祂在何處，所以我們得要有能分別的妄心才能找得到祂，所以不能捨棄能分別的妄心不用。要用能分別的妄心，來找到本來就是無分別的第八識真心，才是禪宗般若禪的正確禪法；當您找到了本來無分別的心，才是真正的親證實相，才會開始出現般若實相的智慧，就能生起般若經所說的智慧；然後一步一步向前邁進，地地增上，圓滿成就佛道，這才是真正的證得無分別智——既是無分別而又同時有智慧可以為人說法——不是一念不生而無分別、不能為人說法，成為無分別而無智的白痴；也不是悟時無分別，為人說法時就變成有分別；而是悟後獨住時以及為人說法時，都是無分別而同時又有實相智慧而能分別，都是一念不生而又不妨念念為人說法。這才是真正的佛菩提道。如果所證悟的不是第八識真心，那就不可能成就這種無分別而又有智慧的實相境界，就絕對不能說是開悟明心親證實相。

有一位大師說：「開悟的人不會說他已經開悟，說自己已經開悟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開悟。」說這句話的大師是根據什麼來說的？這其實是不如理作意，以及想要隱藏他自己未開悟的事實，而又要令大眾認為他已經開悟的說法，此種說法完全沒有根據。我們不禁要請教這位大師：「當您說這句話的時候，您心裡認為自己是開悟了呢？還是未開悟？若您認為自己已經開悟，那跟說與不說又有何差別？若您認為自己未開悟，那您是如何知道開悟的人不會說他已經開悟？」正如同一家旅行社的領隊，他心裡一定知道自己是領隊，不管他有沒說他是領隊，他還是領隊，當他有必要的時候一定會向別人

說他是領隊，您能說「領隊不該說自己是領隊，說自己是領隊的人就不是真領隊」的話嗎？這話能說得通嗎？真正證悟的善知識所說的法，是不會違背了義經典的，是能經得起諸方來揀擇的，能夠長時間經得起諸方嚴厲考驗的人才是真正善知識，特別是能面對全體佛教界的最嚴格檢驗者；所以辨別真假善知識，不在於善知識說悟與不說悟的問題。真正證悟的善知識，絕對是有證量的，如同領隊旅行的人，必須有親自走過觀光勝地的領隊經驗才是真正的領隊。從密意來說，開悟的密意是不可以明說的，這是遵從世尊告誡之意：密意不得洩漏給悟緣尚未成熟的人。所以除了不可說密意之外，其他的皆可說。如同禪宗公案，所說的皆同一味，不都是開悟的人已經在說開悟的境界了嗎？只是未悟的人看不懂而已。

「說自己開悟的人，他就是沒有悟的人。」這話是與歷史事實相違背的。譬如《六祖壇經》六祖開示云：「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這不正是六祖明說自己證悟了嗎？而且他說法利生三十七載了，能說六祖「自稱開悟的人就不是真悟」？只是真正證悟的善知識，不會逢人便說自己已證悟，只是告訴您要如何修行才能真正的找到第八識真心，會觀察您是什麼地方悟錯了，善知識會指導您正確的方向，而且能確實了知您是否已證悟，因為善知識是如實走過來的。佛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菩薩破顏微笑。世尊說：「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請問 佛世尊開悟了否？ 佛不是公開說自己已證悟了嗎？ 依照那位大師的邏輯，他心中是否是指在指責 佛陀沒有開悟呢？

真正的修行，要依止真正的善知識，因為善知識所證悟的是第八識如來藏，不是把妄心處在離念靈知境界而自以為悟。自己要先證悟到第八識如來藏，然後才有能力來教導佛子們證悟明心；已證悟的善知識，他所撰述的著作與開示之法語，與未證悟的人所說的開示，絕對是迥然不同。未證悟的人卻說能幫人證悟，在佛菩提道上來說，那是不可能發生的；就好像是不會游泳的人，說他能下水把人救出來一樣，那是滿口荒唐言，只能矇騙三歲小兒。

五. 悟錯的知見：

在這裡把一些悟錯大師的知見提出來，供佛子們來認知。為什麼是錯的知見？ 這些知見，乍看起來好像都對，不易察知，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至今已普遍存在於佛門之中；如果不提出來，大家會誤認為是對的。深怕佛子們錯把黃銅當作真金來看，就將無法證悟——把錯悟當作真悟——將會永遠在三界中生死輪迴，所以必須為未悟及錯悟者提出來講。

（一）緣起性空：

第一種誤會佛法的人，就是用緣起性空來解釋般若，認為一切法緣起性空就是般若所說的空性，把空性當成法性是空無，不能了知空性與空相之真實義理；「空性」是說真心的法相是「空」，但卻有真實的體性，其性可用，稱為「空性」；「空相」是指空性所出生的蘊處界諸法，都是緣起緣滅，皆是

因、緣和合而生，無常變異，終歸壞滅，無有真實不壞之自性，故又名緣起性空。如是「空性」為常住不滅，是一切眾生的真實依止，是可用之法。如是常住可用之法，經由參禪而找到祂，就會生起解脫及法界實相的智慧，這樣實證才有意義。而「空相」（緣起性空）僅是蘊處界諸法之一種現象而已，這種現象終歸於無，是生滅法，並無實體，是不可用之法；依於緣起性空所建立之涅槃有如空中樓閣，根本無法建立，純是想像之法；想像之法純屬妄想，無「實」可取。如是「空性」與「空相」二者之義涵有如天壤之別。

又蘊處界諸法雖是緣起性空，然卻依「空性」之如來藏而有，故阿含解脫道是依無餘涅槃中的本際如來藏而說蘊處界緣起性空，不是像印順否定如來藏而說緣起性空的。否定如來藏而說緣起性空，即是「斷見論」者，是外道，於佛教中不得名為「法師」。而《心經》的意旨在說真心空性與蘊處界空相非一非異之關係，又因真心與蘊處界和合運作，均是「空」的法相，故合稱「諸法空相」。而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雖然皆是生滅法，但若不由「真妄合和」「非一非異」之關係與事實，吾人將無法依於五蘊而找到常住的真心。故學佛者不應執取五蘊中之任何一法為常住不壞我，亦不應捨棄五蘊去求取真心，這才是《心經》的原意。

《維摩詰經》云：「法不屬因，不在緣故。」第八識如來藏不是因緣所生之法，有因有緣所生之法，必會因滅緣散而斷滅。蘊處界都是緣起法，所以其性無常歸於空無，這就是前面所說的空相；而空性第八識如來藏，無始劫以來，從無一剎

那斷滅過。第八識如來藏是一切法的根源，非是生滅法，所以祂無所歸，不可歸於任何一法；有所歸的法，必是生滅法。若離空性心如來藏，即無有蘊處界一切法等；因此，一切法不得離第八識空性心而有；如果說緣起性空的解脫道可以離開空性心第八識如來藏而修而證，則緣起性空的解脫道，與死後斷滅的外道論相同，也與自然外道蘊處界無因而有之緣起法相同，成為外道法。若無第八識空性，入無餘涅槃時蘊處界全都滅盡了，則一切都成了斷滅空，何異斷見外道的斷滅空？由這個緣故，不可從蘊處界緣起生滅變異之法，反過來解說不生不滅之空性心如來藏，那真是戲論。應該要依不生不滅的第八識空性，來說蘊處界的緣生緣滅、無有真實不壞之自性，才是阿含解脫道的正說。

（二）一念不生：

另一種錯誤的知見，是把「一念不生」的意識妄心當作真心。一般人常把一念不生的覺知心——離念靈知心——錯認為是真心，打坐時坐到一念不生的境界，以為修到沒有妄念時意識妄心就變成是真心。但是，一念不生之離念靈知心，再怎麼細還是會有許多的微細念，只是靜坐學「禪」的人不知道而已。先說明妄想與妄念之差別；一般人有妄想時常不自知，等到有一天學打坐，在打坐當中突然有一念頭起來：想起十年前張三欠我豆腐錢沒有還。心中在盤算要不要他來還錢？「算了！不要他還了，我打坐要緊。」此即是語言文字的妄想，這種妄想念念生滅不已，是一般人的常態。而妄念不同於妄想，妄念只是常有一個念頭一閃而過，雖然這個念頭沒有語言文字，

但是您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其意思，但不會繼續跟著此念生起語言文字想下去，這才是妄念；沒有了這種念頭，才算是真正的一念不生；沒有語言文字的妄想，只是沒有妄想而已，不是真的一念不生。

但不論是妄想或是妄念，打坐時坐到無妄想、無妄念的覺知心就是真心了嗎？無念時就可以說沒有意識覺知心了嗎？如果說無念時就可以認為是無覺知心，請問：**「當您坐到一念不生時，為什麼禪堂中的引磬聲，您還會聽得清清楚楚、知道要下座了？」**這表示當您坐到一念不生時，您還是很清楚的了了而知：了知五塵境界，了知您仍在一念不生當中。您聽得到聲音，就表示您還有了知；有了知時就是覺知心意識仍然存在。可是第八識真心從來不了知五塵境界，而一念不生之中仍有覺知心能清清楚楚了知五塵，還有這個了知心，就是意識心；這個意識心永遠不可能變成第八識真心，永遠是第六識。

真心一向是離見聞覺知，所以趙州禪師才說：「老僧不住明白裏。」真心又老又聾，祂不知下座是何事？一念不生的了知心如果是真心，想要勘驗對或不對，那可簡單了：您可以請人用一支木棒往您頭上用力敲下去，一敲就昏過去了，此時您還有一念存在嗎？這不是真正的無心也無念了嗎？恭喜您！您這時真正的開悟了！依照您這樣的想法，此時的您，意識心不現起，您的見聞覺知心斷了，不省人事了，您已經是真正的一念不生了，那您不就開悟了嗎？可是說實話，真心如來藏在哪裡？您還是不知道。所以一念不生，清楚了知之心是意識心，就算是修到非非想定，住在其中還是有意識心存在；此心

在昏迷時、熟睡時，皆會斷滅。又比如手術時全身麻醉，無覺無知，意識心斷了，醒時又有覺知心了；所以離念靈知、覺知心有間斷，日日斷滅，當然不是常住不斷的真心。

又如打坐入定時一念不生，出定時又有念了，則此「一念不生」境界是一下子無念、一下子有念，那不是一下子真、一下子妄嗎？豈不是成了有變易的法？可是真心從來都不變易祂的無念境界，一直都是無妄想、無妄念的。入定無念，出定有念，這樣離念靈知的「真如」就變成了有出有入，有出入相，當然非是真如。可見打坐到一念不生之離念靈知心，祂不是常不變易之心，出定就起念，眠熟時就斷滅了，是妄心不是真心。想要處於一念不生而求真悟，是緣木求魚；坐到一念不生，覺知心都不想動了，如何來參禪尋覓真心第八識？禪不是坐在那裡等待開悟，而是要去參究——參究如來藏的所在，故要妄心起念才可以來參；所以六祖云：「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但是真心如來藏不是真正的無念，只是祂的念起滅時都不是在六塵中，與意識等六識覺知心永遠在六塵中起念，是不一樣的，所以六祖云：「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所以說真如非是無念，但是大師們以覺知心的一念不生當作真心，真是錯會了實相。

（三）聽法的這一念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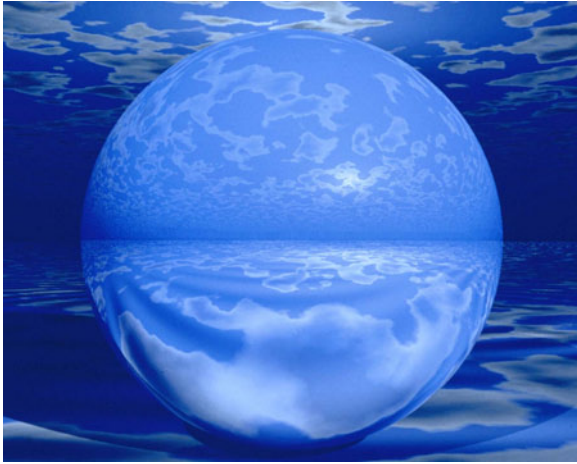
還有大師說：「聽法的這一念心，就是真心。」對嗎？假使不對，他又錯在哪裡？這就是說，為什麼參禪人一定要把真心與妄心分得清楚？為什麼參禪人必須先了知妄心與真心

的體性有什麼不同？這道理，在悟以前必須先要有所了知，才稍能分辨說法者所說的法是對還是錯；如果是對！他對在哪裡？如果是錯！又錯在什麼地方？都得要確實的了知，如此才不會完全落入「依人不依法」之大忌。假使他錯了，我們就要在法上遠離他；如果還是迷信他的大名聲，或因為情執深重而不願在法上捨離，哪有可能開悟？假使跟隨的善知識確實可以助人證悟，而且是真正的悟，不是假的悟，那就要永遠跟定不放，終有一日會開花結果——證悟明心。

我們來看上面舉例的某大師這一句話，他錯在哪裡？您想想看：您為什麼能聽？只因為有耳朵嗎？有了耳朵就能聽嗎？可是死人色身也有耳朵，為什麼他不能聽了？我們能聽，是因為有八識心，八識心當中又是哪一識心才會聽得清清楚楚？前面有說過，是耳識與意識，有了意識心所以您的耳識才能聽，那麼能聽的心是誰？推究下來當然還是意識心。可是當您正在聽法之時，身體累而不小心睡著了，意識心與耳識心都暫時滅了，您還能聽嗎？您聽不到了！可見能聽、能知的耳識與意識心會有斷滅的時候，有間斷的心就不是真心；因為真心是不生不滅的，當您在聽法之時不小心睡著了，真心卻仍然在運作而不睡覺。所以說，聽法的這一念心只是耳識與意識心而已。又真心離見聞覺知，從來不了知六塵，永遠不會聽法，怎麼可以把能聽法的耳識與意識心認為是真心呢？

是誰會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而能知六塵之妄心認為是真心？當作是開悟？又是誰把這能聽法的耳識、意識一念心，當作真心而墮於常見外道之中？而墮於自性見外道之中？十年

來已有很多人是作此說，但是這些說法，都是發源於法鼓山與中台山的二位大師；他們如此的說法，眾生初學佛法時不明究裡，只因為二位大師經營出來的大寺院、大名聲，就一直跟著修學而緊抱著錯「悟」的知見，至死都不肯放手，真的是一盲引眾盲。（待續）



引導學人快速開悟是破壞佛的正法

——開悟須具備之因緣條件——

蔡正元

平實導師有云：「真開悟，須轉依真如之清淨涅槃自性，使我見我執及種種煩惱不能再影響到自己，有解脫的正受，智慧的正受，對此真如有忍法生起，才是開悟聖人。縱使知道密意，而無此功德，仍然不是真正開悟。」

緣於末法之世，有善知識 平實導師，秉佛慈命、續佛法脈，創立佛教正覺同修會，廣傳唯一佛乘之宗門了義究竟正法兼弘二乘菩提。平實導師為了正法久住、為了利益更多有緣眾生，日夜不辭辛勞著書，詳解佛經及菩薩論典，亦為救護無量無數被邪見誤導的佛弟子，故而撰寫破邪顯正之論著。由於導師乃累劫久修之悲增利智菩薩，遍以大悲心願般若智水常淨熏修而行普賢行！由於悲心利智使然，故能把隱晦艱澀難懂的深妙佛理及修學次第，用明朗清晰、條理有序、深入淺出、令

人易讀易懂的文句展現表達出來，因此深受海內外學人的歡迎。很多佛弟子由於深具善根福德，並有抉擇智慧，一旦有因緣接觸 平實導師所著作的各種正法書籍，便很容易與正法真義相應而信受，並依之修學而能在佛道上增進。但許多佛弟子因不知各人的善根因緣各不相同，在佛法之修學上，各有其不同之因緣條件待修集成熟，若在既無善知識攝受，又不知修學轉折要領的狀況下，往往在因緣條件未成熟時，尋求快速證悟知如來藏密意，實是躡等、跳躍的修學佛法，捨棄集福德、除性障等「次法」的修集，而只想快速開悟得「法」，違背 佛說「趣『法、次法』」的聖教，如此捨「次法」而單取「法」的情形，會造成自己日後在道業上的障礙或退轉。某些得自 平實導師正法而告假離去者，急欲為人師時，如是不顧佛誠而輕易授「法」與人，從不要求學人應先就「次法」修集圓滿，在學人證悟條件尚未成熟的狀況下，躡等、揠苗而提前引導學人證知如來藏密意，也會對自己所攝受的隨學者產生不良的影響，乃至後時心疑反謗正法，如是師徒俱有大過，如此的因緣果報當深思之。

最近聽聞大陸許多道場，不僅信受 平實導師書中所說法義，並且廣泛研讀、修學、弘揚，實是可喜可賀之美事！這顯示了大陸地區雖廣為藏密外道法所籠罩，仍有極多深具善根之佛子，能依法揀擇其中淆訛，斷定何為正見、何為邪見，同時隱約中也透露出 導師千百年來在中土所攝受度化之有緣佛子，應此時節因緣，經佛菩薩巧妙安排，負有莊嚴之使命，要將真實了義正法再度普潤失傳已久之大陸地區，使有緣學人能

藉由正知見之熏習，斷煩惱得安樂乃至親證生命實相，進入菩薩內門廣修六度萬行。

在此復興正法大業漸次成辦的同時，也有一大憂患必須提出，令大陸同修廣為周知，那就是絕對不可急於快速引導學人開悟。這是平實導師多年來的傳法經驗，也是一種親身經歷的慘痛教訓，正覺講堂前後三次的法難、三批開悟之人退轉乃至做出謗法之事，皆是因為快速引導學人開悟所惹的禍。也就是說，眾生心性未調柔、我見沒有斷盡、慢心尚未降伏、菩薩性未發起、知見未通達以及見道福德未具備之前，是不能堪受如來藏大法之貴重。是故正覺講堂在學人求悟前，皆須經禪淨班共修熏習兩年半，使其緣熟再來參究證悟；若無這種修學次第的施設，而快速引導學人開悟的話，其後果就是悟緣未熟之人悟後無法安忍真如，無法轉依真如，不能發起解脫正受、智慧正受。若悟後又不肯接受善知識攝受，最後！必將導致退轉、不信受、誹謗乃至隨意洩露密意等，嚴重破壞正法，成就虧損如來、虧損法事、斷善根等極重惡業！正覺講堂前後三次的法難都是肇因於此的，這是血淋淋的教訓；前車之鑑可為後事之師，望大陸修學者謹記。

如來藏第一義諦法，不同人天善法、聲聞菩提法、緣覺菩提法。人天善法，人人可教、人人可學、人人可傳。二乘菩提法，在佛世時須具有品德、道德觀念之人，能信因果，樂於布施，不慳貪之善人，佛才會為其說解脫之法。而佛菩提如來藏妙法，佛更是於弟子們修學二乘菩提十餘年後才傳授。茲因如來藏乃眾生本具，日用而不知！是「法」，眾生難信、難

悟、難修、難轉依，故 佛對緣未熟之人往往不開示，即便是三明六通之大阿羅漢，緣若未熟，佛也不傳授。

何故？無始劫來，眾生因無明，不知不解如來藏，誤認五陰身心真實、十八界法非妄，蘊處界實有故，法執有；十八界主宰作用故，我執生。由有我法二執故，一切煩惱輾轉出生，五趣沉淪，受苦無盡。世尊大悲！為導群迷，施設人天乘及三乘菩提，善化一切眾生。於聲聞、緣覺種性，愚於法界實相，誤認生死與涅槃是二法：有生死即無涅槃，厭生死而樂涅槃。世尊乃為說二乘菩提，安樂化城；待彼暫得止息於生死苦，即勸發菩薩心，授予佛菩提唯一佛乘之如來藏法。如來藏攝寂靜法，也攝憤鬧法。不了六塵故，隨緣任運出生萬法故。眾生因煩惱不能斷，不知祂的寂靜；眾生因無明故，不悟如來藏，不知其能攝憤鬧、非一非異。有情身心受內外法繫縛故，始終有罣礙；如來藏生生不息，變生顯現萬法，因無執著而任運無礙，故常自在。

復次，如來藏第八識一向與眾生之心性大異！如來藏於三界萬法中，並無如覺知心有境界之領受相，亦無如覺知心之攀緣相、執取相、煩惱相，更無如覺知心有希望相、勝解相、憶念相、專注相、揀擇相等。是故，如來藏是寂滅法、涅槃法、無所得法、無境界法，眾生一向不熟悉祂，不喜樂祂的無境界性，不願親近祂的寂滅性，無法安忍祂本來自在的事實，無法轉依祂故。又二乘聖人一向愚於此如來藏，一向有法執而不知，執一切外法真實有故；求離生死苦，故厭五陰、斷思惑，令如來藏不再出生未來世的自己，灰身泯智，欲取涅槃故。若

阿羅漢不迴心大乘，無菩薩種性，佛亦不為其開示如來藏妙法；是故，如來藏妙法非每一眾生皆能堪受，唯有心性調柔、無慢心、能斷我見、有智慧、有悲願之實義菩薩，方能堪受。

緣此，傳法之人若不能善觀因緣；不能熟知佛道修學次第與內涵；不能長時間帶領學人共修熏習增上戒學、增上定學、增上慧學；不能教導學人第一義知見、參禪知見；不能轉易調柔學人慢心、瞋心、貪心等惡習心性；不能使學人善於觀行蘊處界虛妄而斷我見，不能多方勸導學人發菩提心、起菩薩性，不能善巧引導學人生起菩薩悲願，又無悟後指導學人進修之能力，亦不具有攝受已悟學人的能力，不具足如是等應有之功德，則傳法之人顯然尚有極多不足之處，尚須跟隨善知識熏修學習，方能具備度眾之條件。

為了使如來藏正法能久住世間利益眾生，為了使傳法者、修學者俱得安樂，下面提出一些建言：「眾生要具備如是因緣條件，才算緣熟，堪受如來藏大法。」

一者、要深心觀察自己或隨學者，在世間法上是否具有良好品德，能否遠離世間各種不善法。譬如：是否能明辨世間善惡、對父母有無孝養、對師長有無恭敬奉侍之心、是否喜歡損人利己、有無奸詐權謀，有無偷盜、煙毒、酗酒、說謊習慣，有無失信、慚愧羞恥心等。若這種為人處事之世間道德、基本規矩，都無法做好，則知此等人心性尚未適合修學佛法。更何況求悟二乘聖人所不能證之如來藏妙法呢？此人須多以世間善法、人天善法加以調柔，使其心性改變以後，才可授以佛菩提道證悟之法。

二者、要觀察修學者能否深信因果，樂於持戒、布施。對一個不信因果報應，不樂修學持戒、布施之人，連未來世的人道、天道都保不住的人，哪有能力修證三乘菩提、得解脫而證實相呢？因此 世尊在四阿含中，對初機學佛者先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待其信心不退時，才會授與二乘菩提或大乘菩提；這些因果業報的道理必須先傳授，令眾生信入不疑以後，才傳授二乘見道之法；已得二乘見道而斷我見者，才會傳授大乘見道之法，此乃諸佛常法，一切傳法者皆不應違背。以諸佛如是常行之法，使弟子能建立起分別善惡、實踐道德的觀念，了知「有善因遇善緣就有善報，有惡因遇惡緣就有惡報」，才算是已經具備證悟的基本條件。因此，弟子們在生活中能常常行持各種戒法、布施之法，憶念生天之法：「生天的資格都不具備時，怎能有資格證悟如來藏而成為菩薩？」如是，若有犯意即生起慚愧心，由慚愧心發起實踐道德的決心，進而履踐奉行，使自己親證三乘菩提的福德漸漸具足。

三者、對具有良好品德、深信因果、樂於持戒布施、無慢心之人，方可傳授三乘菩提佛法。首先，應告知學佛非為逃避世俗，非求世間有為福報；應學佛之智慧、慈悲、解脫、解脫知見；並應努力修集福德，發菩薩大願等正確學佛觀念。再傳授菩薩六度波羅蜜、三十七菩提分法，使其具有聲聞、緣覺、佛菩提的正知正見。多方善巧勸導修學者轉易凡夫、二乘種性，使其成為菩薩種性，發起菩薩悲願，不急於求證二乘解脫小果；使其樂於荷擔如來家業，求證大菩提果。

四者、要教導修學者揀別定境、定力、定相等差別。應教導弟

子修學動中定力，如無相念佛、無相拜佛等功夫，使其能在行住坐臥中因有定力的攝持，容易定慧等持，不攀緣世間五欲，於六塵境界中少妄想。現前能專注用心於法上，未來始能更進一步而有看話頭、思惟觀的功夫。他日緣熟，因有動中定力使心細膩的關係，便易於話頭疑情之中或公案思惟觀中，一念相應而證悟如來藏。或因看話頭功夫純熟，加上慧力、福德、無慢等莊嚴，復有善知識開示引導，便可以父母所生肉眼眼見佛性，成就世界身心如幻觀之功德正受。

五者、應教導修學者多觀行蘊處界虛妄以斷我見。我見若無法斷，即使知道如來藏密意，也無法生忍，無法安住，無法有功德受用。因為未斷我見之人一向喜歡認取三界有為有相法；愛樂能主宰的有作用之法，以為真實法。未斷我見之人一向不樂無為、寂靜、涅槃之法。至於如何才能斷我見，詳細的知見、觀行與修學方法，可參考平實導師《識蘊真義》一書中第十四章〈識蘊之觀行與斷三縛結取證初果〉所述，及《阿含正義》各輯，以斷我見。傳法者應教導弟子們多觀行十八界法，以轉變凡夫異生心性，由所聞熏的蘊處界法，了知「**依如來藏故蘊處界是無常、苦、空、無我，依如來藏故蘊處界依緣生起、其性本空**」的正理。能常常於空間處、寂靜處，如理思惟，務求通達、沒有疑惑。並要求弟子能時時、處處如理作意的觀行，使其惡見能斷除，不受三結的繫縛，貪瞋癡慢疑等異生心性能漸漸轉易，使我見、我執及種種煩惱不再影響到自己。這意思就是說，斷我見之人，於會導致有情生死輪迴的雜染法上，覺知心會有不隨順此流轉之警覺性與決定性；雖常有正知，但亦

有失念之時。所以有了解脫的正知正見，還需經由日常生活中身口意的修學、安忍、接受、轉依等過程，最後才能使弟子們依此正知正見安住而行，這正是發起解脫功德正受的過程，進而能斷我見、有了解脫智慧，即能轉依安住於聲聞初果的解脫正受。

六者、要教導修學者「如來藏的空性、有性、中道實相」的正知正見。一切蘊處界萬法皆由如來藏直接、間接、輾轉出生，一切法既由如來藏出生故，「一切法無自性」即可知；一切法既由如來藏藉緣而出生故，「諸法緣起」亦可知。由此當知：一切法緣起性空，乃是依如來藏而有「緣起性空」可說；離如來藏即無所生一切法，若無所生一切法即無緣起性空，如是應知。如來藏能生蘊處界萬法，故是有性；如來藏在蘊處界萬法中無無明、無煩惱、無執著故，故是空性。如來藏與蘊處界萬法一向不即不離、非一非異，永遠不墮二邊，故是中道；又如來藏有真實不壞的體性，亦是一切法界之根源，故是實相。也要教導修學者第一義的知見：如來藏即是第八阿賴耶識，祂是根本識，無前六識見聞覺知心之知覺性、分別性，亦無第七末那識之思量作主性。但祂有本覺性，能了知眾生心行，能知器世間、有根身、諸種子等法。阿賴耶識雖因七轉識的染污熏習，出生有漏三界、六道、五陰萬法，使有情漂溺其中，輪迴流轉不息；但如來藏阿賴耶識心體自身空寂，不與我見、我執、法執相應，自性清淨猶如虛空，體即涅槃。當有情證悟祂，轉依祂的真如體性，逐漸生起清淨法（三賢、十地、等覺、妙覺等法），第八識也是這些清淨法的所依，故知阿賴耶識於萬法中都能隨

緣任運，圓滿成就一切世間、出世間法，離此識即無二乘涅槃，故是第一義法。

七者、要有菩薩的善根福德才堪受如來藏大法，聲聞人不許證、得如來藏大法，要觀察修學者是否已有菩薩悲願的行持。如來藏法是三世諸佛及一切菩薩的根本大法，只適合具菩薩種性之實義菩薩修學。若修學者對眾生無慈悲心，對正法無護持弘揚流通之願行，只顧自己道業修學、煩惱修斷、智慧增長，一向遠離眾生、嫌棄眾生、不顧念眾生的苦難及道業，當知其菩薩種性尚未發起，於如來藏法尚無因緣修、證。須知實義菩薩是在利他行中，自己道業才有增上因緣，般若智慧才有增上因緣，福德資糧才有修集因緣，惡習性障才有伏除因緣。是故，修學如來藏法是為了帶給眾生大安樂，為使眾生離大苦而修學；在利他行當中完成自己對佛道的自利修學，有了這樣的認知和願行才是緣熟之人。若只是為了眷屬欲而以證悟之法來聚集法眷屬，違背 佛的告誡，不觀察因緣而濫傳妙法，則已墮入我所之中，無法使自己的戒定慧學增上。

八者、觀察修學者是否依法不依人。對誤導佛子的出家、在家人，是否存有鄉愿心態？是否存有僧衣崇拜心態？若學人明知某大師所說法是誤導眾生（如藏密外道法、印順法師的斷見論、常見論、無因論等），自己無能力破斥，也不樂見善知識出面破斥。或有人不僅不願護持正法，乃至出面加以勸阻抵制，不願善知識救護佛子迴向正道，當知此人是依人而不依法，當知此人對眾生無慈悲，當知此人於如來藏法的修學上必會有遮障，必須先除其鄉愿心態及崇拜聲聞僧衣之心態，建立正確學法之知

見，然後才可授與如來藏法。

九者，要教導修學者四加行之內涵與次第。加行位即是學人欲進入「唯識性」前，也就是在大乘真見道破參明心之前，熏習參禪重要知見的階段，正是先令斷除我見。為令學人悟入唯識性及唯識相故，應先開示五蘊身中有第八識真如，在破參之前，先使學人心中似有真如之法存在，宣示一切法、五蘊、十八界、七轉識、五根皆是真如心所生、所顯，萬法唯識即是真如心阿賴耶識之體性。依四種尋思而定加行位之四位層次：煖、頂、忍、世第一法，故名四加行（密宗之四加行是邪見，不是佛法，詳見平實導師所著《狂密與真密》之開示）。大乘見道必須具備之四善根是煖、頂、忍、世第一法，修這四法就是加行道。此四加行總名順決擇分，是隨順大乘法之熏習，於疑惑中，心得決定，力能揀擇；順此決擇之能力，能決疑擇法。決疑即是正見，由於此見而有隨順正法之決擇能力，即是已起順決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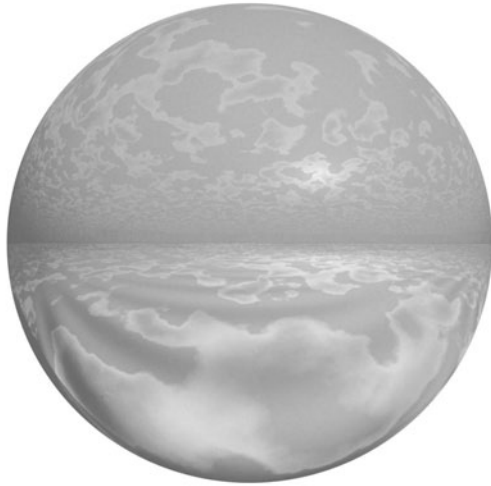
於蘊處界空相上起四尋思——名、義、自性、差別（藉意識思惟與觀行，以瞭解及實證名、名義、名義自性、名義自性差別等四法之假有實無）而證得四如實智。煖、頂、忍、世第一法，分別是四加行的四種修學位次。前二位創觀、重觀於蘊處界法無所取，做尋思觀行，因尚無忍無智，故心尚未得安住；後二位於蘊處界法無所取、無能取，二空雙印，有忍有智，心得安住，從此無間，必入大乘見道。四加行圓滿，能證知所取空及能取空，三縛結已斷盡，亦知所取六塵皆自心如來藏所生，能取、所取俱空而且印定了，便具足大乘見道之資糧；如是修完四加行而後見道者，即是親證如來藏而現觀其真如法性，則不退轉

佛菩提之見道，縱有大名聲之惡知識否定吾人所悟，亦不退轉；故四加行之實證極為重要，乃大乘見道前應該具足之「次法」之一，亦是悟後進修相見道位可以圓滿的重要之法，故不可躐等略過。

綜觀上述求證如來藏應有的因緣條件，平實導師衡量現代人普遍具有急功近利、不持久學、求快速開悟之心態；又顧及學人法身慧命能否順利出生、增長而不會被邪見所轉以致快速凋零；故施設兩年半的禪淨班共修課程，來熏習、淨化、轉變佛子們的凡夫、異生、二乘心性，轉變其身口意行，使其具有實義菩薩之種性與堪任性，使其今世後世永不退轉於佛菩提道，並且授與證悟如來藏應有之正確知見與方法。有人兩年半緣熟、有人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才緣熟，證悟如來藏成為證悟的實義菩薩，而非只是名義上的「證悟」菩薩。因此，若有人因度人心切，因眷屬欲所致，因名聞利養、人情鄉愿、種種事相、私心所遂，而不能善觀學人因緣根器，不能了知學人種性差異，無善巧施設「法、次法」的修學次第與內涵，不能令其修戒、修定、修慧而轉易學人凡愚心性，不能令其發起菩薩悲心、願行，想要截頭去尾、快速引導學人於短時間開悟，即名破壞正法者、虧損法事者、虧損如來者。

若因此而得開悟之人是緣未熟者，是次法尚未具足者，則會導致此人未來於如來藏無法生忍，必因我見、私心、貪心、瞋心之事相，退轉而不信受，乃至產生誹謗如來藏及洩露密意等種種大過失，未來將會一再出現雷同正覺講堂三次法難的故事。是人不知：菩薩證悟如來藏，不是在於了知、探知、猜得、

尋得、覓得、思得如來藏是什麼，如來藏在哪裡；而在於能否決定轉依如來藏，現前領受其本來性、自性性、清淨性、涅槃性、真實性、如如性等無量無邊無漏之功德體性。若未具足證悟時應有之種種次法，我見未斷，能取所取未空、未印定不疑，縱使了知如來藏的所在，仍然無法如同已轉依之菩薩發起清涼解脫正受，智慧正受，具有三德正受而入菩薩位中永遠不退。故知捨次法之修集，想要躡等而修，不待因緣成熟而快速引導學人開悟者，乃是愚癡無智之人，亦是破壞世尊正法之人，名為虧損如來者。





追求解脫的嘗試與 困境

——從電影《臥虎藏龍》談覺
知心相應的行苦

—向在田—

二〇年代上海武俠小說家王度廬原著、李安導演的電影《臥虎藏龍》，在二〇〇一年第七十三屆美國奧斯卡影展，獲得「最佳外語片」、「最佳藝術指導」、「最佳攝影」及「最佳配樂」等獎項。除此之外，它還得到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英國電影金像獎、丹麥電影獎等等的獎項。在華語片中成就輝煌，是很難得的一部電影。

這樣一部叫好叫座的片子，當然有很多人替它寫影評。畢一帆〈當女人擁有那把劍……〉2005/4/21 擷取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nanabee/3/340483/20010815163512/>），是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部電影：

「臥虎藏龍」舊瓶裝新酒，把一個老套的武俠故事套上了新的時代感，傳統上，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多是男人爭奪武林秘笈，盟主或是寶劍，現在換了個性別，由女人來搶寶劍，意義就大不同了！

從大俠李慕白交出青冥劍，想回歸平靜開始，一場江

湖風暴，卻由看似柔弱的官宦之女玉嬌龍挑起；從盜劍、欺師、逃家、悔婚，到與俞秀蓮絕裂、挑戰李慕白，所有在傳統社會中被視為大逆不道的事，全被一個女子演盡了！

劍，象徵著權力；在弗洛伊德學說中，也是男人的性象徵；所以，如果將這些象徵意義放到這個故事架構中，其弦外之音與現今的社會現象相比，就顯得分外有趣了！

羽醇〈臥虎藏龍〉（羽醇〈臥虎藏龍〉2005/4/21擷取自 <http://www.civilwind.com/big5/yuchun/yc010211.htm>）一文，把焦點放在玉嬌龍和俞秀蓮之間的情結，觀察入微：

一個心高氣傲的少女真正需要的其實是一個能夠制服她的力量，一個能夠令她仰望的人。她表現出來的暴躁任性，有一部分是源於對這一種力量的模糊的渴望。……

當李慕白用一根樹枝制住了她的青冥劍，玉嬌龍知道她需要的那個力量便在她的面前。然而這一個發現，帶給她的只是更多的剪不斷理還亂的內心衝突……這說不出來的氣惱便只能從打鬥中發洩。

俞秀蓮畢竟是女人，有女人的敏感。她與玉嬌龍動手，似乎是被玉的任性激惱了。其實，李慕白更是一個隱隱的因素。但是這層顧慮是說不出來的，俞秀蓮一來與李慕白沒有正式名份，吃醋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吃，二來對一個小女孩子心有芥蒂也有失身份，這同樣說不出來的疑慮也只能在打鬥中發洩……

兩個女子打至中場，玉嬌龍的手指愛憐地撫過青冥劍

身。俞秀蓮厲聲道：不許碰，那是慕白的劍！這一聲斷喝，道出了兩個女子的內心隱秘。此時的青冥劍，在她們眼中已是李慕白的化身。她們在爭一把劍，為的是劍後的那一個人。

陳玉珍〈臥虎藏龍中的師生關係〉2005/4/21 擷取自 <http://www.taiwan123.com.tw/song/movie/movie19.htm> 〈臥虎藏龍中的師生關係〉，則討論其中的二段師生關係：

碧眼狐狸象徵的扭曲不健全的生命型態，她的教育目的是訓練一位「擁有」高超武藝的殺手……

李慕白象徵獨立自足的生命型態，他的教育目的是要琢磨術自存於內的正派傳人，發展出以性命相見、德術感化的師生關係……

成長歷程中需要良師引導。每個人的成長歷程中，因為身心的不斷變化和外在環境的多方刺激，每個人都得在成長中不斷面對自身內在的爭戰。當混亂、徬徨不斷交雜時，若有良師的引導可以減少許多無謂的挫折、減少許多無端的傷害。從玉嬌龍成長歷程來看，追求夢想和現實中的限制在她內心的翻攪，是需要有人陪伴、有人引導的。

還有許多影評，針對電影的技巧、手法等，做了種種評論。這些影評都有它們的見地，但對於整部電影「追求解脫得道的嘗試與困境」的主旨，卻未曾著墨——這未免是很遺憾的事。從什麼地方看出，這是電影的主旨呢？因為電影一開始，便是男主角李慕白的破戒、提早出關，而他生命的終結，則是由於煉神還虛的失敗。

俞秀蓮在李慕白生死關頭的時候說：「用這口氣，練神還虛吧！解脫得道，元寂永恆，一直是武當修練的願望。」更點出了整部電影的宗旨所在。

至於最後一幕，玉嬌龍縱身跳下萬丈懸崖，其實不是自殺，而是一種隱喻，典故當是出自禪宗的「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象徵玉嬌龍繼承了李慕白的志業，放捨自我，得到最終的解脫。

《臥虎藏龍》最重要的人物當然是李慕白，他不但是俠客、英雄、修行人，也同時是一個男人，一個尚未擺脫世間情愛繫縛的男人。李慕白一個人扮演這許多角色，當然會有衝突，他必須有所抉擇。

他面臨的第一個衝突，是俠義道與情愛的衝突。他愛上了好友孟思昭的未婚妻俞秀蓮，而且這位好友是為了救他而死的。俞秀蓮也是一位女俠，與他彼此相愛，可是兩人都堅持要對得起孟思昭和那一紙婚約，以致白白的浪費了十年的歲月，甚至不曾向對方表白。

感情方面陷入僵局，李慕白企圖往修道方面獲致進展，可惜也沒有成功！失敗的原因，從他對俞秀蓮所說的話，可以看出端倪：

「這次閉關靜坐的時候，我一度進入了一種很深的寂靜。我的周圍只有光，時間、空間都不存在了。我似乎觸到了師父從未指點過的境地。」

「你得道了？」

「我沒有這種感覺。因為我並沒有得道的喜悅。相反的，卻被一種寂滅的悲哀環繞。這悲哀超過了我能承受的極限，我出了定，沒辦法再繼續。有些事……我需要想想。」

「什麼事？」

「一些心裡放不下的事。」

他們的對話很有意思，值得玩味。李慕白在靜坐中進入非比尋常的境地，但是他並沒有得道的喜悅，反而被無法承受的悲哀逼出定境。李慕白身為武當派第一高手、武林同道的精神領袖，經常為人主持正義，卻不敢突破無謂的教條，與相愛的人結為眷屬。市井小民不必理會那些上流社會的規矩，但是他卻被身分和名望所束縛，壓抑自己的渴望，這豈不是天大的悲哀？

然而，從另一角度來看，他卻非常幸運。怎麼說呢？從古至今一直有人將禪定的境界當做是悟道，所以俞秀蓮一聽到李慕白定境殊勝，便問他是否得道了。要是他沒有強烈的情愛執著，一旦證得殊勝的定境，難保不會誤以為得道。未證言證，稱之為「增上慢」。增上慢是很嚴重的罪業，李慕白自知未離愛慾，沒有得道的感覺，因而免掉增上慢的過失，這是他的幸運。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他證入的是沒有絲毫情慾的境界，是否即是悟道？」

大家應該知道，「三界輪迴，流浪生死」即是凡夫境界，所謂的三界，是指欲界、色界和無色界，除了欲界有男女情愛，

色界和無色界都是沒有男女情愛的。一般人習於情慾，無法脫離，便以為脫離情慾就是出世間，不知道這只是離開欲界愛，並沒有離開色界愛和無色界愛。

那李慕白所證入的境界是什麼呢？因為他還沒有離開男女的情慾，所以不可能是初禪以上的境界，一定還在欲界的層次，可能是欲界定，也可能是初禪未到地定（簡稱未到地定）。

李慕白雖然是個英雄，但他既然沒有見道，又沒有證得色界、無色界的禪定，所以他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欲界凡夫，無法擺脫情慾，以及附屬於欲界的種種煩惱。他就這樣，終身憂患以至於死亡——在這方面，曠世英雄和庸碌小民，並沒有明顯的差異。

貝勒爺對這個問題便有著洞徹的觀見。他一聽到李慕白交出青冥劍退出江湖，便猜到李慕白真正的心意。

他對俞秀蓮說：「李慕白突然交出青冥劍，又退出江湖……莫非他向你暗示些什麼？」俞秀蓮靦腆的不敢承認。貝勒爺「嘿、嘿、嘿、嘿」乾笑了幾聲說：「面對情字，再大的英雄，也是莫可奈何啊！」

英雄所執著的事物，如名位、權勢、教條、意識型態……等，比市井小民所執著的酒肉美色更加的抽象，一旦身陷其中，也更難出離。未婚男女之間的情愛，本來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卻因為他們的英雄身分，變得棘手不堪。

寶劍，在武俠電影中，經常是名位或權勢的象徵，例如多年前鄭少秋所主演的《名劍》，最後一幕男主角從山崖上將寶

劍拋入海中，即象徵對名位的看破與捨棄。

在本片中，青冥劍不只是名位，它還是生殺的權柄。在現實世界中，名位與權勢固有其炫人的表相，但其虛偽與殘酷，更令人怵目驚心，電影中便以「殺人不沾血」名之：

俞：「這是你隨身的佩劍，這麼多年來它一直都跟著你。」

李：「跟著我惹來了不少的江湖恩怨。你看它乾乾淨淨的，因為它殺人不沾血。」

位高權重的人整肅異己，不必自己動手，自有親信體察他的心意而執行，一旦輿情有異，亦有部屬背黑鍋。例如宋高宗要殺岳飛，是不需要開口的，只要稍微暗示一下，秦檜揣摩上意，自會奉旨行事。青冥劍的殺人不沾血，暗喻了權勢巍巍不可仰視的表象之下，暗藏了許多不可告人的罪惡。

李慕白交出青冥劍、退出江湖，象徵他自願退出權利鬥爭的競技場。他這麼做，不純然是為了愛情，多少也是看到名位虛偽與現實的一面。雖然如此，李慕白對名位的本質，其實不是完全的通透。這可以從他奪回青冥劍的過程中看出來：

李慕白看到玉嬌龍拿著青冥劍：「你是誰？青冥劍為什麼在你手裡！」

「你管得著嗎？」

「在下李慕白，青冥劍是我的劍。」

李慕白奪回青冥劍，愛撫劍身、入神舞劍，俞秀蓮全瞧在眼裡。

俞：「劍回來了，高興嗎？」

李：「失而復得，才知道對它還是有依戀。」

久習名位的李慕白尚且如此，未得名位之人，如何能洞視名位虛妄的本質呢？碧眼狐狸和玉嬌龍師徒即象徵名位的覬覦者。

同樣是名位的覬覦者，二人卻有絕大的差別。碧眼狐狸是出自邪見而不擇手段，玉嬌龍則是出於任性，胡鬧之餘仍有相當的分寸。這可以從以下的對話中看出來：

碧眼狐狸：「要是你真成為朝廷命官的夫人，你會憋死的，天份也埋沒了。來！我們師徒兩人一起走。」

玉嬌龍：「我走哪去？」

「哪都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誰想攔我們，就殺他個痛快，就連你爹也一樣。」

「你給我閉嘴。」

「這就是江湖，恩恩怨怨，你死我活。很嚇人也很刺激是吧？」

最後一句話，就是邪見——設定一種偏頗的世界觀和人生觀，以此作為放縱私慾的藉口和理由。由於邪見的緣故，碧眼狐狸先以美色引誘江南鶴，她沒想到入了房幃之後，仍無法獲得傳授，索性毒死江南鶴，盜走武當心訣。

比較起來，玉嬌龍便膽怯多了。她擔心連累家人，因而返還青冥劍。李慕白不架不擋，她並沒有趁機砍死他以求一舉成名，事實上她從頭到尾都不曾殺過人。她最任性的演出，是大鬧酒館的一幕，一邊揮舞青冥劍斬斷武林群俠的兵刃，一邊吟

詠〈自我之歌〉(姑且名之):

我呀！我乃是……

瀟灑人間一劍仙，青冥寶劍勝龍泉；

任憑李俞江南鶴，都要低頭求我憐。

沙漠飛來一條龍，神來無影去無蹤；

今朝踏破峨嵋頂，明日拔去武當峰。

羽醇對這一幕延用老套的武俠電影模式，略有微詞：

這樣的武打片是有模式的……比如每一部武打片裡一定會有一個酒樓，酒樓一般是木頭做的打起來可以乒乒乓乓地碎掉，英雄在酒樓上獨酌的時候就會來一群烏合之眾，裡面一定要有一個拿禪杖的禿頭和尚、一個耍扇子的陰險書生、一個掄大鐵錘的魯莽漢子並其他各色人等，然後一場惡戰，熱鬧而不驚險，英雄纖毫無損拂袖而去，留下一群人在地上呻吟等等……

不過，這正是《臥虎藏龍》了不起的地方。日常生活的情節，什麼時候新鮮過？然而，其中卻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真相，難得有人注意到。英雄在酒樓大戰烏合之眾的情節固然是老套，可是那首〈自我之歌〉，把眾生沈溺於我相、因而有種種的造作追求，很鮮活的點出來，意義就整個不同了。哪個人沒有自己的〈自我之歌〉？哪個人不是百般的刻劃自我形象，因而建立違順境界相，於其中起於貪瞋造作呢？誰又能洞察自我的真相呢？

鬧禍之後，無處可去，跑去找義姊俞秀蓮撒嬌，渾不在意

自己不久前才剛誇口：「任憑李、俞、江南鶴，都要低頭求我憐。」乃至後來很決裂的說：「從今以後我認劍不認人。」她仍然沒有堅持到底。她所執著的，只是一個「我」。任性的她，對建構人生觀不感興趣，她只是憑感覺而活，所言所行多是遊戲之作，從沒打算貫徹自己的言語——這樣的人，當然不受後天見解的拘礙。

所以玉嬌龍很難理解俞秀蓮對那紙婚約的堅持：「可是你和李慕白誰也沒有錯啊！只怪那位孟大俠福薄。愛就愛了唄！」

俞秀蓮答：「我雖然不是出身於你們這樣的官宦人家，可是一個女人一生該服從的道德和禮教並不少於你們。」

俞秀蓮不是官宦人家，但她是一位女俠，公眾所矚目的對象，很難不理會這些無謂的教條。稍有名位的人，哪個不是如此？李慕白是公認的英雄，就更不用說了。

可是像玉嬌龍那樣，完全不理會教條，一味任性胡鬧，害得自己的心上人李慕白死於非命，又是情何以堪呢？人到底應該怎麼活，才能了無遺憾呢？

以唯識的名相來解說，玉嬌龍和羅小虎的任性，是末那作主，李、俞的理性，則是意識用事。末那識即是意根，又稱為第七識，唯識學說祂「恆緣現境、恆審思量」。末那「恆緣現境」這一點，很像心理學所說的「本我」，後者短視近利，只求立即的滿足。「恆審思量」，則是說末那識在每一個瞬間，都在判斷眼前的境界而作主，祂可以不理會意識的判斷，蠻幹一

番，也可以接受意識的勸告，循規蹈矩，如果是屬於後一種情形，看起來就是意識用事。

這麼說來，即使是在意識用事的情形，本質上仍然是末那的判斷。可是，末那不是短視近利嗎？祂怎麼肯真的接受意識的安撫呢？所以，除了見道位以上的修行人以外，即使是最理性的人，其實也沒有真的放棄自我的企圖，大家都是不斷的在追求更有利的生存條件。理性發達的人，會以種種的美名做巧妙的包裝，掩飾自己真正的企圖。不但一般人如此，即使是大英雄也不能免除。這樣分析起來，不管是末那作主，還是意識用事，都是煩惱所纏的境界。

例如李慕白，為什麼想收玉嬌龍做弟子？

李：「這女孩……昨夜我見著她了。」

俞：「我就知道你會疑心。」

「她的心性需要約束，武藝更需要導正和進一步的修練。」

「她是官家的千金，不是我們這種江湖中人。慕白，這件事很快就會過去，你會殺掉碧眼狐狸，她也會安安份份的去嫁人。」

「她不是那種人，她應該到武當山來做徒弟。」

「武當山收女弟子嗎？」

「為她……也許破個例吧！如果不成，這姑娘將來恐怕成為一條毒龍。」

「這不關我們的事，她就要嫁人了，就算武當肯收她，她丈夫……這位當朝的翰林，恐怕也不會答應吧！」

表面上的原因，是她有武學天份，若沒有良師的調教，恐怕會為禍武林。但是，明眼的人都看得出，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更有男女吸引的因素。俞秀蓮心裡，亦是雪亮。只是李慕白不會承認，俞秀蓮的身分，也不方便點破。有關俞秀蓮的情結，羽醇的作品，已刻劃得極其傳神，此處不再細說。

講到這裡，該是點出片名由來的時候了！中國人看到臥虎藏龍，很容易想得到，所謂的虎，是指羅小虎；龍，則是指玉嬌龍。問題是：羅小虎和玉嬌龍只是配角，為什麼要用配角來做片名呢？

其實，龍虎並不是指特定的人，而是一種象徵，象徵末那識的愛慾衝動，這是偏於動物本能，而且力量強大，因此以龍虎名之。例如玉嬌龍在昏迷時，始終緊握著青冥劍不放，這說明人的愛慾衝動，其實不是意識，而是由末那識所主宰。意識在昏迷時暫斷，所以是「審而不恆」；而末那識的「恆審思量」，則使得祂在我們昏迷、沈睡時，仍然牢牢的執著於自我、保護自我的生存條件。玉嬌龍和羅小虎的任性，將愛慾衝動表露無遺；在李慕白與俞秀蓮身上，則是潛藏的。潛藏的衝動會以隱晦的方式影響我們，讓我們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甚至因而喪命隕身，以「臥虎藏龍」名之，豈不是很貼切嗎？

所以如此，就要談論到覺知心的本質了。覺知心所了別的，是變異的六塵境界，所以祂一直處於「忙煩」的狀態，此即是佛家所謂的「行苦」。以李慕白來說，他愛俞秀蓮，連閉關時也放不下，迫得提前出關，這正是忙煩。本來他已下定決心，要退出江湖，與俞秀蓮廝守終身，可是一聽到碧眼狐狸的

下落，便重拾為師報仇的企圖，這也是忙煩。後來，他見到玉嬌龍，又興起收為弟子的念頭，這還是忙煩。

在俞秀蓮的身上，也一樣看得到行苦，不過她的情形，和李慕白稍有不同。李慕白是在了別境界中，變更自己的企圖。俞秀蓮則是被動的，在變異的境界相中，備嘗苦惱。除了行苦之外，又有壞苦和苦苦。我們的人生，就是這樣，在不斷的忙煩當中，經歷了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乃至連李慕白、俞秀蓮這樣的大英雄，也不能免除。

《圓覺經》說：

云何我相？謂諸眾生心所證者。善男子！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四肢絃緩，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則知有我，是故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

這段經文是說，能夠覺知的，即是「我」；即使是了知自己在清淨涅槃境界的，一樣是「我」！從這段經文，我們可以看出，李慕白無法解脫的原因了。因為他處理情愛用的是覺知心，乃至閉關求悟所認明的心，仍然是覺知心。覺知心必落於我相，而與六塵相應、與煩惱相應。

另外還有一個心，就是所謂的「本心」。這就要說到古寺比劍這一幕了。

李：「天份不錯，只不過你們對武當心訣的領略理路不正。你需要良師的調教，重理劍法。」

玉：「想當我師父？誰知道你是不是浪得虛名。」

「“李慕白”就是虛名，宗派是虛名，劍法也是虛名，這把青冥劍還是虛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

「別到了廟裡就說和尚的話，出招！」（玉嬌龍拔劍）

「那就快告訴我碧眼狐狸在哪裡。」

玉：「看招。」

李：「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李：「勿助、勿長、不應、不辯、無知、無欲，『捨己從人』，才能『我順人背』。」

李：「教你一點做人處事的道理。」

（李慕白制服玉嬌龍）

「下手吧！」

「何必？你還要修練，修武德才能體會靜中之動的境界，才配得上用這把青冥劍。」

「你為什麼要教我？」

「我一直在想找一個徒弟，能把武當派的玄牝劍法傳下去。」

「你不怕我學會了，殺了你？」

「既為師徒就要以性命相見。我相信，碧眼狐狸未能泯滅了你的良心。」

「武當山是酒館娼寮，我不稀罕。」

李慕白雖然不敢承認自己悟道，但他對武當心訣，卻頗為自負，所謂的武當心訣，不單是劍法，其實也是人生觀和道德修養。道家的思想，不但形成宗教，還發展出高度實用的謀略、兵法和武術，這在思想領域中，若非獨門，也是極其罕見，不

只在中國大放異彩，即使放在整個世界文化體系當中，依然是璀璨耀眼。

李慕白自己，將這段古寺比劍，解讀為「當日古寺留一步給你，是要見你的本心。」李慕白自以為已得本心，果真如此嗎？

玉嬌龍反駁道：「你們這些老江湖，怎麼見得到本心。」這句話罵得好！李慕白為了保持名位而犧牲情愛，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利益的交換，論其心行，並不比政客高明，竟敢誇口能見本心，未免荒唐！

我們再看看李慕白這位大英雄，臨終時如何表現吧：

俞：「慕白，守住氣。給我一點希望。」

「秀蓮！」

「別動氣！」

「生命已經到了盡頭，我只有一息尚存。」

「用這口氣，練神還虛吧！解脫得道，元寂永恆，一直是武當修練的願望，提升這一口氣到達你這一生追求的境地。別放下，浪費在我身上。」

「我已經浪費了這一生，我要用這口氣對你說……我一直深愛著你！」

（李慕白不支倒下。俞秀蓮哭泣、親吻李慕白。）

「我寧願遊蕩在你身邊，做七天的野鬼：跟隨你，就算落進最黑暗的地方，我的愛，也不會讓我成為永遠的孤魂。」

世間法的情愛，與出世間法的解脫得道，二者皆以失敗收

場，一個大英雄就這樣白白的浪費了一生，讓人看了心頭一陣悲愴。從他的最後告白，也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未斷我見的凡夫。怎麼說呢？因為他堅持情愛，認為只要有情愛，他就不會成為永遠的孤魂。而情愛是附屬於覺知心而存在的，覺知心已經無法免於忙煩，何況是情愛？情愛是欲界貪愛，存在的條件更加複雜，欲求情愛的永續，必定飽嘗愛別離與求不得之苦。江南鶴和李慕白二個修行人，都是死於九轉紫陰針，這九轉紫陰針，正是欲界貪愛的象徵。修行人不能斷捨欲界貪愛，欲求解脫得道、元寂永恆，豈非緣木求魚？

俞秀蓮在哀痛之餘，得到一個教訓：「無論你對此生的決定為何，一定要真誠的對待自己。」所謂「真誠的對待自己」，無非就是正視潛藏在自心中的愛慾衝動，給予它合理的疏解。這樣子，她會除去心理的防衛機轉，活得愉快些。可是啊，欲求解脫得道，畢竟不能單靠這個，否則的話，那些心理學家應該都可以「元寂永恆」了！

說了半天，一直在說覺知心的過患，講了一點「本心」，卻是誤會的「本心」。拈花微笑以來，這「涅槃妙心」到底是個什麼，始終是個千古難題。大家既找不到本心，又不能親證覺知心的虛妄性，只好隨著覺知心的境界，「六道輪迴，流浪生死」。

你看！玉嬌龍從武當斷崖，一躍而下，一副「無我」的樣子，多麼瀟灑！據說神仙會把她接住，並滿足她的心願。我懼高、膽子小，不敢跳斷崖，如果去跳游泳池，不知道能滿願嗎？「你想滿什麼願？」「喔！你是在問我嗎？當然是解脫得道，

元寂永恆囉! 」



「布施」相略探

(二之二)

—正誠—

以下，以一短篇布施心情記事〈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樣〉，來檢視自己的布施是否「十施具足」，並符合「清淨施」所應具備之十種心態：



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樣

好冷的冬天，我走在市區的街道上，經常走過的商店轉角，坐著一位乞討的老伯。他身材瘦小，蜷曲在角落，身上的夾克，經年未洗，黑得發亮，身旁放著一個小碗，裡頭散落著幾枚銅板。老伯的頭髮灰白，留著一撮不長不短的山羊鬍，臉上爬滿了皺紋，使得原本已經細小的眼睛，更眯成了一直線，視線焦點放在遠方，無視於眼前熙來攘往的人群，不知在想些什麼。

乞討的老伯，其實與四周熱鬧的景色並不協調。或許是人們早已習慣，所以並不放在心上，又或許只是刻意的遺忘，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樣，已經忘記是第幾次了。但終究無法不在意他的存在，我終於停下了腳步。不知為何的，我等待了一會兒，心中閃了個念頭，到底在害怕些什麼？害怕和別人不同？害怕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我不知

道。總之，人群漸少時，我才從口袋中掏出了零錢，彎下腰來，放入了碗中。掉落的零錢聲，把老伯從思緒的遠方拉回。他回神看了我一下，似乎想要表達感謝之意。但此時我意識到背後的人群走近，於是我急欲離去，方才交會的眼神因而錯開，因此沒有了更多的接觸。

我繼續往前走，心中想著：「本是應享天倫之樂的年紀，卻在寒風中乞討，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就如同看到自己的親人長輩受苦一般，感慨萬千，卻只能略盡棉薄之力。平常的我並不會想這麼多，或許只是觸景傷情罷了！像老伯一般的行乞者太多了，我又何時想到了他們？若今天老伯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他人的關心，我能在不在意他人的眼光，花時間陪他聊天，關心他，而不只是丟了錢就走嗎？越想，我心中越形慚愧……就在此時我聽到了零錢聲，回頭一看，陸陸續續有人投錢給老伯。原來憐憫心是會感染的，或許大家早就想那麼做了，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樣，只是少了開始的勇氣罷了！

其實人們並不冷漠。太在意他人眼中的自己，於是引發了過多的自我保護，壓抑了內心深處善良種子萌芽的機會。因此凡事勿以善小而不為，不要看不起自己小小的一點作為，它可能只是一個起點，但所能引發的效應卻很大；不要因為自己不能做得更好而自卑，至少在心中埋下的種子，總會有發芽的一天，就像是今天的我一樣！

於上所述布施之行，就狹義的「十施具足」而言，因不涉佛法僧之供養，故不論恭敬施及承事施。財、法、無畏三施中，

只取零錢故為少分財施，因無言語關心之舉，欠缺無畏施之作為，更違論法布施。以功德果報面來說，因對受施者並無所求，故符合不望報施。但究其根本原因，筆者未熏習佛法前，布施之念甚少，因聞「修慧不修福，來世修行時縱然證得羅漢果亦空鉢而歸」之知見，故有布施之發心，是以不符合不求有施。若以布施心態面來說，因做少分同理心想，故符合憐愍施之所攝。而清淨施及不輕心施，則於十種「清淨施」之心態中多有所涉，故合述如下：就功德果報面而言亦如上所述，雖未執妄見但求果報，故符合不執取施，但未達不希異熟施；因不求名利回報，故符合少分無所依施及不望報恩施。從行止心態上來說，雖無積聚施之心，但多有猶豫，故為留滯施；以零錢行施故為下劣施；且於非老非殘者，多有不施之心，因有所分別，故為向背施；布施時能盡量低下身，避免過大聲響所造成之鄙視感，故無高舉施；屢屢未施，心有慚愧，終能發心而行布施，是謂少分不退弱施。綜上可知，筆者之施未能十施具足，布施時之心態亦多有不淨之處，仍有改善之空間，深自反省後，應努力改進才是！

三、菩薩布施六度具足

——以釋迦牟尼佛「割肉餵鷹」之故事為例

猶記在禪淨班之課程中，親教師對於布施曾有如下之開示：

凡夫、聲聞、菩薩的布施有很大的不同：

凡夫為求福德、人天果報，有我相、法相而行施，有欲求果報亦是「雜染貪」，故所得乃三界有，具生滅性、

無常性，有時盡。

聲聞布施在捨，布施中含有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但不敢著、不敢執；其因懼世間苦，有「我」在受，所冀求者為脫離三界，灰身泯智入無餘依涅槃，故細分的「我見」猶未斷盡。

菩薩呢，六度具足！

由親教師之開示可知，不同於凡夫之著於世俗相求有，聲聞之用捨而取空，菩薩之布施除以悲心為體、清淨為用以外，並能以布施波羅蜜行作為初發之基；由布施波羅蜜的正見為導，而使其他五度具足：

（一）**戒波羅蜜**：菩薩以財、法、無畏施於眾生，利樂有情，則是菩薩三聚淨戒中之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此為戒波羅蜜所攝。

（二）**忍辱波羅蜜**：菩薩布施之時，遇人輕蔑污辱，安忍不瞋，則是忍辱波羅蜜。

（三）**精進波羅蜜**：菩薩布施度眾，不計毀譽，義無反顧，始終如一，則為精進波羅蜜。

（四）**禪定波羅蜜**：菩薩布施之時，內不著相，心無掉舉，亦不散亂，悲心行施，心得決定，是為禪定波羅蜜。

（五）**般若波羅蜜**：菩薩布施時，以如來藏心觀之，不住於相，則如《居士傳》卷四十五〈袁了凡傳〉中之所言：【以財施人，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是謂三輪體空。】亦如《金剛經》第四〈妙行無住分〉

所述：【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無相布施，心無所住，三輪體空，此即般若波羅蜜。

茲舉《大智度論》卷四所述 釋迦世尊成佛前，尚為尸毘王身時，割肉餵鷹之菩薩廣大第一最勝施：

【問曰：「檀波羅蜜云何滿？」】

答曰：「一切能施無所遮礙，乃至以身施時，心無所惜，譬如尸毘王以身施鵠。釋迦牟尼佛本身作王，名尸毘，是王得『歸命救護陀羅尼』，大精進、有慈悲心，視一切眾生如母愛子。時世無佛，釋提桓因命盡欲墮，自念言：『何處有佛一切智人？』處處問難不能斷疑，知盡非佛，即還天上愁憂而坐。」

巧變化師毘首羯磨天問曰：「天主何以愁憂？」

答曰：「我求一切智人不可得，以是故愁憂。」

毘首羯磨言：「有大菩薩，布施持戒禪定智慧具足，不久當作佛。」

帝釋以偈答曰：「菩薩發大心，魚子菴樹華，三事因時多，成果時甚少。」

首羯磨答曰：「是優尸那種尸毘王，持戒、精進、大慈、大悲、禪定、智慧，不久作佛。」

釋提桓因語毘首羯磨：「當往試之，知有菩薩相不？汝作鵠，我作鷹，汝便佯怖，入王腋下，我當逐汝。」

毘首羯磨言：「此大菩薩，云何以此事惱？」

釋提桓因說偈言：「我亦非惡心，如真金應試，以此試菩薩，知其心定不？」

說此偈竟，毘首羯磨即自變身作一赤眼赤足鵠，釋提桓因自變身作一鷹，急飛逐鵠，鵠直來入王掖底，舉身戰怖，動眼促聲。是時眾多人，相與而語曰：「是王大慈仁，一切宜保信；如是鵠小鳥，歸之如入舍。菩薩相如是，作佛必不久。」

是時鷹在近樹上，語尸毘王：「還與我鵠，此我所受。」王時語鷹：「我前受此，非是汝受；我初發意時，受此一切眾生，皆欲度之。」

鷹言：「王欲度一切眾生，我非一切耶？何以獨不見愍，而奪我今日食？」王答言：「汝須何食？我作誓願：其有眾生來歸我者，必救護之，汝須何食，亦當相給。」

鷹言：「我須新殺熱肉。」

王念言：「如此難得，自非殺生無由得也。我當云何殺一與一？」思惟心定，即自說偈：「是我此身肉，恒屬老病死，不久當臭爛，彼須我當與。」如是思惟已，呼人持刀自割股肉與鷹。

鷹語王言：「王雖以熱肉與我，當用道理，令肉輕重得與鵠等，勿見欺也。」

王言：「持稱來！」以肉對鵠，鵠身轉重、王肉轉輕。王令人割二股，亦輕不足，次割兩蹠、兩臑、兩乳、項脊，舉身肉盡，鵠身猶重，王肉故輕。是時近

臣內戚，安施帳幔，卻諸看人：「王今如此，無可觀也。」尸毘王言：「勿遮諸人。」聽令入看而說偈言：「天人阿修羅，一切來觀我，大心無上志，以求成佛道。若有求佛道，當忍此大苦，不能堅固心，則當息其意。」是時菩薩以血塗手，攀稱欲上，定心以身盡以對鵠。鷹言：「大王！此事難辦，何用如此？以鵠還我。」

王言：「鵠來歸我，終不與汝，我喪身無量，於物無益。今欲以身求易佛道。」以手攀稱，爾時菩薩肉盡筋斷，不能自制，欲上而墮，自責心言：「汝當自堅，勿得迷悶，一切眾生墮憂苦大海，汝一人立誓欲度一切，何以怠悶？此苦甚少，地獄苦多，以此相比於十六分猶不及一，我今有智慧精進持戒禪定，猶患此苦，何況地獄中人無智慧者。」

是時菩薩，一心欲上，復更攀稱，語人：「扶我。」是時菩薩心定無悔，諸天龍王阿修羅鬼神人民皆大讚言：「為一小鳥乃爾，是事希有。」即時大地為六種振動，大海波揚，枯樹生華，天降香雨及散名華，天女歌讚必得成佛。是時念我四方神仙皆來讚言：是真菩薩，必早成佛。

鷹語鵠言：「終試如此，不惜身命，是真菩薩。」即說偈言：「慈悲地中生，一切智樹牙，我曹當供養，不應施憂惱。」

毘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天主！汝有神力，可令此王身得平復？」釋提桓因言：「不須我也，此王自作誓願，

大心歡喜，不惜身命，感發一切令求佛道。」

帝釋語人王言：「汝割肉辛苦，心不惱沒耶？」王言：「我心歡喜，不惱不沒。」

帝釋言：「誰當信汝心不沒者？」

是時菩薩作實誓願：「我割肉血流，不瞋不惱，一心不悶以求佛道者，我身當即平復如故。」即出語時，身復如本。人天見之，皆大悲喜，歎未曾有：「此大菩薩必當作佛，我曹應當盡心供養，願令早成佛道，當念我等。」是時釋提桓因、毘首羯磨各還天上，如是等種種相，是檀波羅蜜滿。】

由上觀之，可知菩薩行者之悲心大施，捨己利他，非僅廣施外財、諸受用而已，更能捨身全部而作內財施，且於布施一行中，含攝六度，圓滿具足。如論文中之尸毘王所行之菩薩大施，以凡夫所最珍愛且難以布施之己身肉體為施物，無身見之執著而行布施波羅蜜。此施以憐愛眾生之不殺悲心為出發點，是為戒波羅蜜。不以己之王身尊貴，而受施者為畜生道而有分別心；儘管所求不甚合理，尸毘王仍心無憤恨，一施再施，此則忍辱波羅蜜及精進波羅蜜。布施後，其欲命終之時，心定無悔，是為禪定波羅蜜，心得決定故。以命抵命，其秤方平，是則言明眾有情之如來藏平等、平等，非如錯悟大師所言：「以萬隻蟻身之如來藏換一人身之如來藏，以千人身之如來藏換一鯨身之如來藏。」法界實相決非此等憑空想像，決非意識作用所成之如來藏戲論，此即般若波羅蜜所攝。菩薩之布施，六度具足，凡夫、聲聞所不能及；吾人欲行佛菩提道，此

間雖未能立行，仍應以世尊往世因地之所行而為圭臬，勇猛精進才是！

四、布施與護法

文末，茲引《大般涅槃經》卷十世尊金言——若先謗法，卻能懺悔，而後護持正法者，此乃世間無上福田——吾人布施此類人等，其福無量：

純陀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所有之物，布施一切，唯可讚歎，無可毀損。』世尊！是義云何？持戒、毀戒有何差別？」佛言：「唯除一人，餘一切施皆可讚歎。」純陀問言：「云何名為唯除一人？」佛言：「如此經中所說**破戒**。」純陀復言：「我今未解，唯願說之。」佛告純陀：「言破戒者，謂一**闍提**，其餘在所一切，布施皆可讚歎，獲大果報。」

純陀復問：「一闍提者，其義云何？」佛告純陀：「若有比丘及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麁惡言誹謗正法，造是重業永不改悔，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闍提道**。若犯四重、作五逆罪，自知定犯如是重事，而心初無怖畏、慚愧、不肯發露，於佛正法永無護惜建立之心，毀訾輕賤言多過咎，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闍提道**。若復說言：『無佛法僧』，如是等人亦名**趣向一闍提道**。唯除如此一**闍提輩**，施其餘者一切讚歎。」

爾時純陀復白佛言：「世尊！所言『破戒』其義云何？」佛告純陀：「若犯四重及五逆罪、誹謗正法，如是等人名為『破戒』。」純陀復問：「如是破戒可拔濟不？」佛

告純陀：「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被（披）法服猶未捨遠，其心常懷慚愧恐怖而自考責：『咄哉！何為犯斯重罪？何其怪哉！造斯苦業？』深自改悔生護法心，欲建正法，有護法者我當供養，若有讀誦大乘典者，我當諮問受持讀誦，既通利已復當為他分別廣說，我說是人不為破戒。」

「何以故？善男子！譬如日出能除一切塵翳闇冥，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出興於世亦復如是，能除眾生無量劫中所作眾罪，是故此經說護正法得大果報，拔濟破戒。若有毀謗是正法者，能自改悔還歸於法，自念：『所作一切不善，如人自害心生恐怖、驚懼、慚愧，除此正法更無救護，是故應當還歸正法。』若能如是如說歸依，布施是人得福無量，亦名世間應受供養。」

「若犯如上惡業之罪，若經一月或十五日，不生歸依發露之心，若施是人果報甚少，犯五逆者亦復如是。能生悔心內懷慚愧：『今我所作不善之業甚為大苦，我當建立護持正法。』是則不名五逆罪也！若施是人得福無量。犯逆罪已，不生護法歸依之心，有施是者，福不足言。」

「又善男子！犯重罪者汝今諦聽，我當為汝分別廣說，應生是心，謂：『正法者，即是如來微密之藏，是故我當護持建立。』施是人者，得勝果報。善男子！譬如女人懷妊垂產，值國荒亂遠至他土，在一天廟即便產育；後聞舊邦安隱豐熟，携持其子，欲還本土，路經恆河水

漲暴急。荷負是兒不能得渡，即自念言：『我寧與子一處併命，終不捨棄而獨濟也！』作是念已，與子俱沒；命終之後，尋生天中。以慈念子，欲令得渡，而是女人本性弊惡，以愛子故得生天中。犯四重禁、五無間罪，生護法心亦復如是，雖復先為不善之業，**以護法故得為世間無上福田**，是護法者有如是等無量果報。」】

末法時代，眾生根劣，剛強難伏，累世謗法習氣所致，於世尊宣說如來藏微妙甚深正法之時，因難親證，心不生信，復加誹謗，而成一闍提人；捨報後隨業風所飄，先入地獄，受苦無間；復輾轉生於餓鬼、傍生，無量劫後，轉生成人，瘡啞貧苦；多世之後，值遇佛法，心生信樂，廣作佛事；然是時邪見興而正法沒，惡知識充斥世間，且多能將人天善法與世俗法結合，切合眾生心靈所需，唯錯解第一義諦，故與世尊所言成佛之道，漸行漸遠。又眾生性喜崇拜名師，是以眾口鑠金，劣幣逐良；雖是黃銅，言是黃金；眾生雖發大心，而行布施供養破戒、邪見僧寶，卻使邪見日盛、正法日衰，此即世尊所言「有施是者，福不足言」；謂世尊禁止菩薩行者布施破戒者及謗法之人，彼等皆是一闍提人故。

平實導師不忍末法佛子再受邪見熏習，求出無期，是以住世宣說如來藏妙法；不計毀譽，著書立說，藉破邪而顯正，作菩薩廣大第一最勝法布施；怎奈諸方錯悟大師及諸佛子往昔謗法習氣種子流注，未能如理作意思維比較，誹謗之心再起，又行謗法，卻以護法行者自居，再次落入一闍提之窠臼中，何愚至此？此諸毀謗如來藏勝法之師，何不靜心思維如實修行而不

遽下結論？待有朝一日，略悉佛菩提正義時，懺悔心發，建立護持正法——如來微密之藏——方能稱之為真福田，而使諸信受佛子「施是人者」均能「得勝果報」，方能不再愧對身上所著福田衣也。





持戒—貧人守戒修善免難得福

《六度集經》卷第四 戒度無極章 第三十三：

【昔者菩薩處世貧困，為商人賃，入海採利。船住不行，商人巨細，靡不恐懼，請禱神祇，上下賄捩；貧人唯三自歸，守戒不犯，悔過自責，日夜各三；慈心誓願：十方眾生莫有恐怖，如吾今日也！吾後得佛當度斯類矣！

乃至七日船不移邁，海神訛與貨主夢曰：「汝棄貧人，吾與汝去。」貨主得夢，愴然悼之，私密言議。貧人微察，具照所以，曰：「無以吾一人之體，喪眾命也！」貨主作誥（註一），給其糶量，下著誥上，推誥遠之。大魚覆船，盡吞商人，貧人隨風得岸，還其本土，九族欣懌。

貧人以三自歸、五戒、十善，奉齋懺悔、慈向眾生，故得是福。貧人者我身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註二），行持戒如是！】

白話解釋如下：

【從前有一位菩薩，由於家境貧窮、生活困苦，受商人僱用乘船出海，採集可以賺取更多利潤的貨物。出海以後，這艘船突然靜止不動，沒有辦法繼續航行。這時船上的大小商

人，個個都很緊張害怕，不斷的祈求禱告天地所有的神明，能夠拯救他們獲得平安。面對這樣的危險，那位窮人（菩薩）卻沒有絲毫的恐懼，只是一心一意的憶念著三寶的功德，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嚴守戒律，不敢有所違犯。每天都早晚各三次：誠心懺悔身、口、意的過失，自責其心，永不復做。而且，以慈心立弘誓、發大願：願十方的所有眾生，身心都能解脫自在，沒有煩惱恐怖、像現在的我一樣。我未來成佛的時候，一定會度脫這類眾生，使眾生也能和我一樣地修行，解脫痛苦煩惱，並於未來無量劫之後成佛。

就這樣過了七天，這艘船仍然留在原處，完全沒有移動分毫。後來，海神託夢誘騙貨主說：「你如果能夠把那個窮人遺棄在海上，我便讓你們的船離開這裡。」貨主從夢中醒過來之後，神情哀傷、內心悲痛的和其他的商人們暗中商議解決的辦法。窮人（菩薩）面對這種景像，詳細觀察之後，便完全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於是就向貨主、商人們說：「千萬別為了我一個人的性命，而害你們這麼多人因此喪失了寶貴的生命，那決不是我樂意見到的，所以我願意離開這艘船。」貨主聽了他的話之後，便準備了竹筏，並且給了他一些乾糧；放他到竹筏上，然後推開竹筏讓他遠離船邊。隨後，這艘船便受到海中大魚的攻擊而翻覆了，商人紛紛落海，全部都被大魚給吞食了。那位窮人（菩薩）坐在竹筏上，隨著海風的吹送，漂流到岸邊，終於回到他自己的故鄉，所有的族人也都為他的安然歸來，歡欣喜悅。

那位窮人（菩薩）因為皈命三寶、持守五戒、奉行十善、

又能奉持齋戒使身心清淨、懺悔往昔業障、慈心迴向眾生，所以才能獲得這種善妙的果報。那位窮人就是我啊（佛陀）！菩薩無量劫修行，佛道無上誓願成、眾生無邊誓願度，就是這般的修行持戒！】

註 釋

註一： 舫

- (1) 舫 = 尖上（敗佳反，方言暹謂之筏，南方名暹，北人名筏也）。（引述自《一切經音義》〈六度集經卷四〉第三三則）
- (2) 舫。郭璞云：水中舫筏。功德施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引述自《翻譯名義集》卷5〈增數譬喻篇〉第五十三）
- (3) 「若載象船、載馬船、載財物船、載瓦器船、載皮船、載鐵器船，乃至舫棧；若是船筏，繫著一處。」（引述自《摩訶僧祇律》卷第三〈明四波羅夷法之三（盜戒之餘）〉）

註二： 度無極（引述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術語）梵語波羅蜜多Pa[^]ramita，舊譯度無極，新譯到彼岸。度者，即到彼岸之義；無極，謂其行法無際限也。玄應音義三曰：「度無極，或言到彼岸，皆一義也。梵言波羅蜜多是也。」





般若信箱



☒一、請問我生活中的障礙比較多，近來喜歡念地藏菩薩，因為地藏菩薩的廣大悲願，會令我比較有信心去處理世間事和走好修行的每一步！畢竟老師將修行的次第都告訴大家了，機不可失，我想以地藏菩薩為憶念的對象來修念佛三昧！我希望今生能明心，任務艱巨；我又身在大陸，可能念地藏菩薩能讓我儘快達成此一目標吧？因為祂的悲願實在廣大。

但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怨親債主們，我以前一直是念阿彌陀佛和《無量壽經》迴向他們的，現在改為專念地藏菩薩聖號和《地藏經》迴向，他們會接受嗎？畢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才是最大的利益，因為求生人天，終有下墮三塗的危險。但是念地藏菩薩來迴向，有利於他們的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如果我每天念地藏菩薩、拜地藏菩薩，將功德迴向給他們時，請求他們聽菩薩的話，念佛往生極樂，這樣變通可以嗎？如果為了怨親債主的最大利益，我該念阿彌陀佛好呢還是地藏菩薩？

答：我們隨喜讚歎您發心憶念大願 地藏王菩薩摩訶薩，而地藏菩薩誓願宏深，若能憶念祂，必能蒙受菩薩加持而得利，祝願您蒙佛菩薩顯冥加持，早日成就所願。再者，原以持誦 彌陀聖號及《無量壽經》的功德迴向，現改為 地藏菩薩聖號與《地藏經》的功德迴向，兩者都是非常的殊

勝，我們認為對於求生極樂國土都有增上的效果；若冤親債主原信受 彌陀世尊，則沒有不信受 地藏菩薩的道理，因為功德都非常殊勝，且三惡道的眾生多與 地藏菩薩之悲願相應。佛弟子若欲往生極樂，以持念 彌陀聖號較易相應，但事實上，初地以上的菩薩都已發起十無盡願，誓願護持一切諸佛教，更何況是等覺菩薩與諸佛；所以行者當知，憶念任何一尊佛菩薩的功德利益都是殊勝無比。經中說憶念 釋迦牟尼佛、藥師琉璃光佛一樣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不管您是念 釋迦世尊、藥師琉璃光世尊、彌陀世尊、觀音、勢至、文殊、普賢、地藏……等諸大菩薩，都是對往生極樂世界有大利益；只是念 彌陀世尊較為直接相應極樂世界，以憶念 阿彌陀佛最為當機。阿彌陀佛與 地藏菩薩都是慈悲願無量，看自己與哪尊佛菩薩相應為妥。這個部分的知見與觀念，與三十六期〈般若信箱〉問四類似，請提問者參考理解之。

☒二、《楞伽經詳解》第七輯 76 頁：【是故流轉門中說：因無明故有三種行，因三種行故必定導致六識不肯自我減度，故有六識種子運行而導致意根與第八識入胎，藉父精母血而生起名色，此即是業感緣起也；因第八識與意根之入胎而生起名色六識(識緣名色)故，便有此世六識之六入……乃至有生、有老死等。故於流轉門之十二因緣法之義說中，佛說緣行而有識，識緣名色者，謂此六識也。】請問：

1.六識種子即是六識或六識身？

2.六識是第七、第八入胎後才逐漸生起，怎麼會跑到前面成為識緣名色之識呢？

3.「六識之六入」是什麼意思呢？

答：1.六識種子不能說是六識，因為種子尚未現行，是收藏在第八識中，已依因緣現行以後才能說為六識。

2.流轉門十二因緣法中所說「識緣名色」的「識」，是指前世之識陰六識，與「名色」一樣有前後世之差別，故「識」在前「名色」在後。而您所說的入胎時之七、八識中的第八識，乃是流轉門十因緣觀中所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的識，這個部分的法義在最近出版的《阿含正義》第二輯與第三輯中有專章大篇幅的說明，請閱之後就可以清楚的了知其中的差別所在。我們也在前面很多期電子報中開示過相關的法義，例如在三十二期〈般若信箱〉問四、六、九有回答過，請您查閱瞭解。再者，對於流轉門、還滅門、十因緣、十二因緣、順逆觀行等等法要有很多深奧法義，這也是末法時期的現在，學人普遍不知且誤會的重要法義，我們勸請您請閱《阿含正義》詳細研讀，並且思惟勝解當中開示的義理，更能如實觀行履踐，這樣就能夠確實解除這個疑問，也能體驗因緣觀中出離觀的道理；更有精進不懈怠者，逕可親證聲聞初果。

3. 平實導師在《阿含正義》第一輯第三章有特別專章介紹陰、界、入的法義，大心的菩薩不可不讀，此處篇幅有限，故不贅言。

☒三、《平實書箋》第 289 頁：【於五位中，靈知心滅已，如來藏依舊不滅，乃至睡眠無夢及滅盡定中無意識靈知時，依舊任運緣於外境，而對現五塵內相分，猶如明鏡現影而不落於見聞覺知中，不起五受，故名自在。】請問：1.五位中皆對現五塵內相分？那麼正死位五根已壞，如何對現？正死位中，意根緣什麼？ 2.既然對現五塵內相分，是否也必然同時現法塵內相分？

答：1.此問乃是誤會《平實書箋》中的文義，平實導師主要是說「於五位中寂照不滅任運隨緣而不動」，於此說明之後又舉出五位中的睡眠無夢與滅盡定無意識的狀態當中，如來藏仍然透過五扶塵根及五勝義根變現內相分而自在運作，不起五受等，此乃是如來藏隨緣任運的一種而已；特別舉出這個例證乃是希望大家證悟後容易實際體驗，然如來藏尚有許多隨緣任運的法義，正死位中即是有許多這樣的法義，此與了生脫死有關；但了生脫死這一部分的法義，不能落於文字中來細說，因為有洩漏密意之虞。在本會增上班講解《瑜伽師地論》時，平實導師曾有略為開示當中的法要，對於慧力較佳的證悟菩薩來說，已經是非常明白的開示。

2.這個部分的法要，在平實導師所著《識蘊真義》當中開示甚多，我們在之前多期的〈般若信箱〉也有開示這個部分的法義，請您直接聯結查閱。

☒四、弟子因為犯了很重的戒，一直希望能懺悔見到好相；有位師兄介紹拜懺時也憶佛，但是弟子感覺這樣懺悔的

效果不好，有時都忘了是在拜懺，而只是在無相拜佛，這樣拜懺可以嗎？弟子可不可以通過增加拜佛時間來懺悔？還是每天一定要通過拜懺來懺悔嗎？拜懺之時如何觀想呢？心裏默誦懺悔偈、還是要不斷的提醒自己以後堅決不再犯同樣的錯誤了呢？

答：懺悔乃是善法，但是我們要知道懺悔的精神與要領，懺乃是發露，悔乃是永不復作。若能如法懺悔，功德無量無邊。佛在經中說：「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責，懺悔更不造，能拔根本業。」所以懺悔的要領乃是需要發露，並且心得決定永不復作。而您提到犯了重戒，當如佛在律典中所說的方式懺悔；若是重戒必須在佛前對眾懺，若是輕戒則是在佛前對首懺，若是小戒只需佛前自責其心；在如法實行上述懺法以後，並且需要如實的遵守悔法，也就是永不復犯，更復轉而護持正法利益眾生之行，如世親菩薩的例子，乃是我們最好的榜樣。至於增加拜佛的時間、次數當然有助於滅罪，如《梵網經》卷二：「若到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所以拜八十八佛懺、三千佛懺、萬佛懺……等，都是可以選擇的拜懺法；若至心者，於拜懺當中必定憶念諸佛菩薩以為盟證，自己更改往修來、勇發菩提願，而行菩薩道以利眾生，如此至心懺悔者，我們相信必能感應諸佛菩薩之加持滅罪。再者，已悟之行者也可以實相懺悔、轉依真如體性的方式來懺悔過去的罪業；而懺悔的法義要領，我們過去在很多期的般若信箱都有回答，請參閱第二期問二、

十七期問八、二十六期問十、三十期問一及問七的回答。並且勸請您至網路書局或各地實體書局請購 平實導師講述的《優婆塞戒經講記》，當中有甚多的開示。此處因篇幅所限，只能從法理原則上來作說明。

☒五、菩薩戒十個重戒犯了不通懺悔，懺悔了重罪還是不滅，還要去受，入波羅夷之罪，三賢、十地，一切皆失。這是 導師所教導我們的，末學自從看到 導師這樣開示後就一直哭。末學今生還沒有求受菩薩戒，可是總覺得自己過去生應該是受過菩薩戒的；若是有受過這盡未來際的菩薩戒，那麼今生肯定犯戒了！各位菩薩慈悲，請告訴我，我該怎麼辦才好？

答：您看到 平實導師書中對戒律的開示以後，而能夠相應菩薩戒法，知道自己此世與以往的愚癡造惡之行而悲泣聳動，表示您乃是大乘善根深厚的菩薩種性者，聽受法要後即與「慚、愧」兩善法相應。我們知道菩薩戒乃是菩薩的根本大戒，想要成佛必定受持菩薩戒。但是我們對於戒律的認識，應該是要去瞭解它的宗旨與精神所在，真正能夠持戒乃是二地滿心菩薩才能做得到，二地滿心以下的菩薩都是在「學戒」階段，還談不上持戒。若此世能有緣修學正法，也能夠再去受持菩薩戒律，這樣透過世世熏修受學，並善護自己的戒行，而使自己的戒德增上，必能促使親證菩提的因緣成熟。但是，菩薩戒雖是盡未來際受，然今生沒有離隔陰之迷的人還是居大多數，故需再受菩薩戒以增益戒體的完整與功德力；此世未重受戒之前所犯重

罪，若非性罪，還是可以如法懺悔滅罪的；若是性罪，雖未來世還是得受，然菩薩面對這樣的事情，如法懺摩之後，心中決定接受一個事實「未來佛道上必會面臨此一障道因緣的成熟」，因為了知因果昭昭不爽，故更加努力的懺悔改過，並且盡形壽努力的在護持正法、利益眾生上面用心，惡報也有可能免除。西天 世親菩薩的改往修來而獲得大果證，就是最好的榜樣；若能極力護持正法、修學大乘，因此而得證悟以後，可以實相懺悔而滅罪，這種情況下就可以不必要見好相。雖是惡因緣的造作，然菩薩知道過失之時便馬上改過永不復作，並將此惡因緣當成未來行菩薩道時度眾的逆增上緣，以此智慧善巧，轉逆增上緣為弘法度眾佛事之緣起。因此我們這些尚未離開隔陰之迷的學子，在面對戒律的時候，要知道戒律的精神與要點所在，在未受戒或受戒後的學戒期間，我們只要把握「重戒不犯」，若輕戒雖有毀犯而能如法懺摩，應可無虞 因為 佛在經中曾開示：「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在未到二地滿心前，因不小心而毀犯小小戒是難免的，只要事後能夠如法的懺悔補救，在無量數劫的菩薩道中，透過學戒懺悔來圓滿「慚、愧」兩善法的瓔珞莊嚴，這樣就能夠世世增進佛道，如此才是正途，切勿因此而追悔過去，使得佛道的進程停滯或退轉，應積極的面對戒律的莊嚴加持。

☒六、後學研讀 導師所著的法寶《識蘊真義》中說末那識非識蘊所攝：【於二乘法中，世尊雖然唯為二乘人說意識之我見與我執是生死輪迴之根本，唯將眼等六識歸類

在識蘊中，尚且不將意根歸類在識蘊中，而歸之為六根所攝，說之為根，而不說之為識，故不攝在識蘊中；末那識攝屬於根而非攝屬「意根為緣所生」之「識」故，故非識蘊所攝，由此證明安慧之見解邪謬。

乃至大乘法中之根本論《瑜伽師地論》中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亦同 佛說，將前六識說為識蘊：「云何識蘊？謂心、意、識（註）。復有六識身，則眼識、耳鼻舌身意識；總名識蘊。」[0433c17]亦不將意根攝在識蘊中，因為意根是意識生起時所依根故，於識蘊生起之前即已存在故，不可攝在後生之識蘊中；……】

但在《楞伽經詳解》第五輯 122 頁中，提到識陰包括眼等七識；又在《心經密意》第五章第四節「五蘊即是空、不異空之密意」中提到：【識陰總共有七個識—眼耳鼻舌身意識，再加上恆而不斷、時時思量而處處作主的末那識，共有七識。這七識心跟空性如來藏有沒有什麼不同？《心經》中說：這七識就是空性如來藏，空性如來藏就是這七識，……】

為什麼在幾處中說法不同？依後學的理解是不是：從意根是意識生起之所依的角度來看，意根和其他六識不同，故不設為識蘊；而從五陰十八界的虛妄性來說，意根和其他六識一樣都是虛妄的，都是從如來藏出生的，因此可以劃為識蘊！以上解釋是否如理？請開示。

答：您的理解屬於正確而如理的，這個部分的法義，平實導

師在《識蘊真義》《阿含正義》書中非常詳細的說明其中的差異。如《阿含正義》第三輯當中，平實導師詳細的開示這當中差異的道理：【阿含佛法中講的識陰是指六識身，不包含意根在內；唯除大乘法中方便悉檀而為不同根性者所作的方便說。】所以在阿含中佛甚至不多說意根的法義，只將其攝歸六根當中。也就是說，在大乘法中為了幫助眾生簡別真妄的差異，而將「恆審思量」的意根方便攝歸於識陰的範圍內，此乃廣義的說法，屬方便說的對治悉檀，與狹義且嚴格的說法有所差異；因為弘揚佛法的過程中，核心義理的第一義悉檀不可改變，然在其他三種悉檀的說法上，需要應機而方便說。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就有所差異，這也就是「法無定法」的實際例證。

因此對於初機的學人，諸佛菩薩多從重對治，以斷除我見為首要目的，希望能夠使得眾生遠離對妄心的執取，所以多將意根方便攝入識蘊當中，讓其知道七轉識的生滅無常性；因為意根除了與六識的體性不同這一點之外，意根還是剎那剎那而念念生滅的，非是不生滅之法；雖其無始以來都存在，然其卻是剎那生滅的有為性，乃可滅之法，阿羅漢入了無餘涅槃，即是意根滅盡之時，故知其乃是可滅之法；既是可滅之法，即非真心，所以菩薩度眾時，為利益初機學人遠離妄心之執取，而能親證斷我見的功德，故為簡別真妄而為眾生說意根屬識陰所攝，乃方便攝入識蘊中；如此讓新學菩薩了知真妄的差別，不墮我見之中，以此利益眾生能方便遠離妄心的執著，進而能早日親

證法界實相——第八識阿賴耶識。

☒七、後學於《正覺電子報》第二十一期閱讀關於〈馬鳴菩薩略傳〉一文，得知馬鳴菩薩已證得八地證量。文中描述：「馬鳴菩薩當世已有八地證量，超越命濁（又稱壽濁），壽命可以自己控制……隨機現應。」不知道前賢是如何得知菩薩證得八地證量呢？之前於電子報中（忘記是哪一期了），記得好像是說關於八地菩薩可以正知出入胎。既然八地菩薩可以正知出入胎，那麼何以馬鳴菩薩年輕時，於中印度學習外道而成為當代之大智者，也是聲名遠播的外道論師呢？請諸善知識慈悲賜教。

答：1.根據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之《馬鳴菩薩傳》記載：【馬鳴菩薩）論法無對，即墮負處，伏為弟子剃除鬚髮，度為沙彌受具足戒。獨坐一處心自惟曰：「吾才明遠識、聲震天下，如何一言致屈便為人弟子？」念已不悅，師知其心，即命入房，為現神足種種變化，知師非恆，心乃悅伏，念曰：「吾為弟子，固其宜矣。」師語言：「汝才明不易，真未成耳。設學吾所得法，**根、力、覺、道，辯才深達，明審義趣者，將天下無對也。**」師還本國，弟子住中天竺，博通眾經明達內外，**才辯蓋世、四輩敬伏**，天竺國王甚珍遇之。……王審知比丘高明勝達，導利弘深，辯才說法乃感非人類；將欲悟諸群惑，餓七匹馬至於六日旦，普集內外沙門異學，請比丘說法，**諸有聽者莫不開悟**；王繫此馬於眾會前，以草與之（馬嗜浮流，故以浮流草與之也），**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乃知非恆，以馬解其音故，遂

號為馬鳴菩薩。於北天竺廣宣佛法，**導利群生，善能方便**成人功德，四輩敬重，復咸稱為功德日。】

因此我們依據論意可以知道當時的馬鳴菩薩具足了下面的功德：**「根、力、覺、道，辯才深達，明審義趣者，將天下無對也」**、「才辯蓋世，四輩敬伏」、「**導利弘深，辯才說法乃感非人類**」、「諸有聽者莫不開悟，王繫此馬於眾會前，以草與之（以浮流草與之），**馬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於是天下乃知非恒，以馬解其音故**」、「**導利群生善能方便**」，而依據佛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開示：**【復次，焰慧地菩薩摩訶薩〔編案：四地〕，修行順忍，無所攝受，永斷微細身邊見故，修習無邊菩提分法，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具足，為欲成就力、無所畏、不共佛法。於七阿僧祇劫，修習無量精進波羅蜜多，遠離懈怠，普利眾生。……復次，遠行地菩薩摩訶薩〔編案：七地〕，修無生忍，證法無別，斷諸業果細現行相，住於滅定，起殊勝行，雖常寂滅，廣化眾生，示入聲聞，常隨佛智；示同外道，示作魔王，隨順世間而常出世。於十阿僧祇劫，行百萬三昧，善巧方便廣宣法藏，一切莊嚴皆得圓滿。……復次，善慧地菩薩摩訶薩〔編案：九地〕，住上無生忍，滅心心相，證智自在，斷無礙障，具大神通，修力、無畏，善能守護諸佛法藏，得無礙解、法義、詞、辯，演說正法無斷無盡，一剎那頃於不可說諸世界中，隨諸眾生所有問難，一音解釋普令歡喜。於萬阿僧祇劫，能現百萬恒河沙等諸佛神力，無盡法藏利益圓滿。】**若依經文判斷

馬鳴菩薩，至少應有八地以上甚至九地的證量，然可稽的記載文獻有限，且此乃上地菩薩之證量，亦非吾等下地菩薩所能臆測，只能依據經文而論，並且此問題也不是現在的我們所應探討的問題。

2.馬鳴菩薩年輕在外道的時候，不是示現八地以上，但是皈依佛門修學以後是可以成為八地以上的證量；如同 玄奘菩薩未去天竺求法的時候也不是三地的證量，然其造《成唯識論》的時候，至少是三地的證量；又如 阿難尊者在沒有聽 佛開示《楞嚴經》的時候，還只是聲聞初果，但在 佛為其開示《楞嚴經》後， 阿難尊者至少也有初地的證德。

所以年輕在外道時的 馬鳴菩薩，容可方便示現還有胎昧，似是未離隔陰之迷，因為三地滿心以下的菩薩來人間受生尚有隔陰之迷，無法正知住胎出胎。然其根性猛利又復得遇善知識之教誡傳授，在證悟後努力進修，從三地滿心以下，而一世之中超劫證得八地的果德也不無可能。又如 觀世音菩薩過去無量億劫前 千光王靜住如來所，當時為初地住地心的 觀世音菩薩，因 佛親授加持大悲心咒，菩薩聞持此心咒而超第八地，也是經中明文的記載，但此乃是上地的境界相，非吾等下地菩薩所能思議與評論。

- ☒八、末學在學佛之前，曾聽學佛人說起在家供奉佛菩薩像，禮拜及念佛可迴向祖先，家裡不一定要有祖先牌位。因家鄉房子無人居住，就把供奉在家鄉的祖先牌

位，請至寺廟供奉，每年清明節前後才至寺中禮拜。不知道這樣處理，可有不妥？也曾多方請教過有關祖先牌位的問題，總是眾說紛紜；請問一般人對祖先牌位，該如何處理最為圓滿？是否有個正確的處理方法？請求幫助解惑。

答：菩薩道的行者面對世間法應有正確的知見與觀念，若面對的世間習俗不是造作惡業違背正道的情形，通常應隨順眾生的習俗而行，勿使眾生因此而起誹謗三寶之緣。故祖先牌位的處理方式應以隨順風俗的角度處理，只要家族和氣隨順即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此祭拜祖先的風俗，也只是各地眾同分有情一個形式上面的施設，而佛弟子對於這個部分應有正確的觀念與知見，除了隨順眾生之外，自己在修行的過程中，以自身修行之功德具體的迴向才是正途；然菩薩不壞世間法而證菩提，如法的迴向乃是利益自己與利益祖先的最佳作法，其他事相上的部分，只要把握住善性及利益祖先與眾生的原則即可，若符合了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就可以隨順眾生而行。

☒九、若在同修會裡明心之後，因事相上的問題而不再到講堂上課，但並不否認自己的見道。若有人說他退轉，這樣算謗賢聖僧嗎？

答：退轉的現象有很多種，是退轉於外道法（例如轉修藏密雙身法）？或是退轉於世俗法？還是退轉於二乘法？若以大乘佛菩提來說，這些皆可名為退轉，因為「上心作中」或者「中心作下」，是違背菩薩戒的，是故 佛在經中鼓勵弟

子：「當勤精進，令無放逸而生退轉心。」也就是說，佛弟子隨順惡緣而退轉於惡法、世間法、二乘法，捨棄大乘法之菩提心，皆名退轉，所以情形有很多種。若因為世俗原因或其他事相上的問題而不再到講堂上課，但不否認自己的見道，也就是說他沒有否定如來藏、否定正覺的正法，而自己因過去世所植正法的福德不夠，所以被世間法的事相所纏繞，無法留在正覺，無法在道業上面更進一步的努力進修，然自己道心堅固，仍在家中努力除卻性障、聞熏閱讀 平實導師的論著及經典、護持正法，只是因為自己世俗的惡因緣纏繞，而暫時轉為處理、安頓世俗之事，不可說為退轉。

若名義上面為處理世俗事相之事，實際轉而忙於世俗法的追求，或轉為只在世間行善、或為學做人……等世間善法，表面看似增上，而實際卻放逸於佛菩提道的進修，如此則名為退轉。《優婆塞戒經》卷一：【眾生勤修無量善法故能增上，不勤修故便退為下。若善修進則名不退，若不修進名之為退。一切時中，常為一切無邊眾生修集善故名不退轉。若不如是，是名退轉，如是菩薩則有退心及怖畏心。若一切時中，為一切眾生修集善法得不退轉，是故我記是大喜地，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此經文為標準的話，只要不善修進而退回到世間法中者，皆名之為退轉的菩薩；若再嚴格的說，在初地以前的三賢位都不能稱為行不退的菩薩；明心也只是位不退而已，尚有許多法義待學、現觀待證、性障待除、福德待

集、定力待修、大願待發……有種種的福慧待修集，才能到達行不退、念不退、究竟不退；因此，明心而不退轉的人，只是位不退而已，仍不可說為真實不退，並未到達初地的行不退及八地的念不退、佛地的究竟不退，所以退轉與不退轉之事，有很多種的情形可言。

再者，平實導師在《優婆塞戒經講記》第一輯當中開示：「因此說大乘之法，明心破參真見道而得根本智以後，還得要跟隨善知識繼續進修相見道位的智慧而得後得智；後得智能通達了，才算進到初地的入地心中，這樣才能保證不會退轉。然而初地的行不退仍然不是具足不退，……」所以導師接著說：「但是在地前，一旦不小心而跟著惡知識謗法，那就幾乎沒有救了！所以得要真的入地了，才能保證絕對不會有謗法而因為惡業退轉的事情。」因此您的提問說「若有人說他退轉」，這得要看他是對本人說，還是對他人說，或者善心激勵為利益他的道業增上而說？或是私心、惡心誹謗而說？都有不同的差別，因此不可一概而論，當看戒律的根本、方便、成已而來判定。

☒十、附近的寺院打算要傳授菩薩戒，主持法師表面是弘揚淨土法門，但是他內心還是信受藏密宗喀巴的，他偶爾會介紹密宗的書給一些居士，經弟子多次勸說，本來有點效果了，但是又被他的一位師父拉了回去，弟子可以去那裏受菩薩戒嗎？另外，藏密也有人供奉韋陀菩薩，但不知韋陀菩薩會為藏密做護法嗎？

答：1.《優婆塞戒經》卷五：「受三歸已，**造作癡業**，受外道法、自在天語，以是因緣失於三歸。」由此佛語開示可知，藏密雙身法的弘揚者乃是最愚癡者，他們是已經違犯十重戒的邪淫戒，不只是違犯出家戒的淫戒而已，已是一闍提人，善根永斷；而且他們依據宗喀巴的法義是極力否定如來藏的，他們跟著宗喀巴弘揚否定如來藏的法義，已是謗菩薩藏的一闍提人，善根永斷，成就地獄種性，那是連基本的三皈依戒都失去了，更何況還有菩薩戒體的存在？早已經失去戒體了。既然傳法之師都沒有戒體可言，而且已是地獄種性人，您又如何可從其得戒呢？故信受藏密應成派中觀宗喀巴邪法的人，乃愚癡無智者，從其受戒必不得戒。

2.護法 韋陀尊天菩薩乃是發願護持正法摧破邪說，絕對不可能為藏密外道法當護法，相傳 菩薩乃是賢劫最後佛——樓至佛，更不可能護持外道宗喀巴的邪淫教法，所以藏密行者供奉的護法神大多都是山精鬼魅等形象；也有的藏密行者知道自己的雙身法易為眾生唾棄，故多隱身於顯教之中，號稱顯密雙修，或者禪淨密三修，同時也供奉韋陀菩薩的聖像，欺騙眾生，讓眾生誤以為他們是清淨的道場；但這只是藏密一貫的伎倆，以夤緣 韋陀菩薩名號的手段，好掩飾其外道本質的內涵。實際上，韋陀菩薩不會去護持他們的。對於您說的那位法師，可以贈送《狂密與真密》給他；在電子報連載《廣論之平議》以後，也

可以一期又一期寄給他，嘗試救他遠離地獄業。若能成功，就是您的一件大功德。

☒十一、我看經後有點疑惑，《大方廣如來不思議境界經》大唐于闐三藏實叉難陀奉詔制譯：【時有十佛刹微塵等他方諸佛。爲欲莊嚴毘盧遮那道場衆故，示菩薩形來在會坐，其名曰觀自在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地藏菩薩、虛空藏菩薩、金剛藏菩薩、維摩詰菩薩、善威光菩薩、滅諸蓋菩薩、寶手菩薩、大慧菩薩、普賢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而爲上首。】

觀自在菩薩與地藏菩薩都已經成佛了，佛地的如來藏都應該是一樣的，佛與佛之間是平等的。但下面的經文卻說求願是地藏菩薩最快，《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中說：【……善男子！假使有人於其彌勒、及妙吉祥、並觀自在、普賢之類而爲上首，殊伽沙等諸大菩薩摩訶薩所，於百劫中，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求諸所願，不如有人於一食頃，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地藏菩薩，求諸所願，速得滿足。所以者何？地藏菩薩，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令諸有情所願滿足，如如意寶，亦如伏藏。如是大士，爲欲成熟諸有情故，久修堅固大願、大悲，勇猛精進，過諸菩薩，是故汝等，應當供養。】這是從哪個角度去講的？是從悲願的角度嗎？佛的世界真是不可思議！

答：經中的許多法要乃是應眾生之機而說，地藏菩薩感應道交、利益眾生，無量眾生受其加被遠離眾苦趣向正道，《大

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一：【汝等當知，有菩薩摩訶薩名曰地藏，已於無量無數大劫，**五濁惡時無佛世界成熟有情**，今與八十百千那由多頻跋羅菩薩俱為欲來此禮敬親近供養我故，觀大集會生隨喜故，并諸眷屬**作聲聞像**將來至此，以神通力現是變化。……現作如是等無量無數異類之身，為諸有情**如應說法，隨其所應**安置三乘不退轉位。】因此，您提問的經文除了悲願的角度之外，還有就是應機而說的為人悉檀，針對應機的眾生而在那一部經中特別強調那部經的緣起者功德特別殊勝；這是因為地藏菩薩久遠劫以來多在「五濁惡時無佛世界成熟有情」，所以在此五濁惡世的部分易與惡緣相應的眾生，與地藏菩薩的願力較易相應，故佛世尊乃在讚揚地藏菩薩殊勝功德的同時，也希望在此堪忍世界的有情能夠與地藏菩薩的大願相應，得蒙菩薩加持攝受滿足，故而開示那些較易與惡緣相應的眾生：「不如有人於一食頃，至心歸依、稱名、念誦、禮拜、供養地藏菩薩，求諸所願，**速得滿足**。」我們切勿誤會經中文句而錯解。因此我們讀經當知：法無定法，一切的開示法要，應與實相相應相合，以及因應不同種類的眾生因緣，促使眾生遠離惡業、趣入佛道的圓滿為宗，故佛在經中說法有四種悉檀的差別。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maillist.to/awareness>

書香園地：<http://books.enlighten.org.tw>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 (總機)

新竹講堂 (03)5619020

台中講堂 (04)23762138

台南講堂 (06)2820541

高雄講堂 (07)2234248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9891081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07 年元月 25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五〇〇〇冊



解脫道的四個果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係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思惑。

佛菩提道則係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目前的佛教界，錯解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平實導師以道種智的證量，領導正覺同修會勝義菩薩僧團，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讓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渡渡他，終能圓滿究竟的佛果。